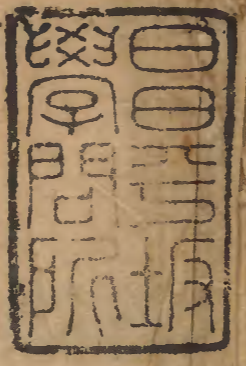


普書



漢書門類			
二	四	五	五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二	五		漢
冊	冊	號	書
九	二	一	
架	四	號	類

自四十五
至五十九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591
冊數	24 (10)
函號	280 24



十五

劉毅子敬

程衛

和嶠

武陵

任愷

崔洪

郭奕

侯史光

何攀

劉頌

李重

傳玄

子歲 歲從父弟祗

向雄

段灼

閻纘

阮籍

兄弟 咸

咸子瞻 瞻弟季

從子修

族弟族

族弟裕

嵇康

向秀

劉伶

謝鯤

胡毋輔之子謙之

畢卓

王尼

羊曼弟 冉

光逸

曹志

子康 康弟 康弟 康弟

郭象

王康純

子勇

秦秀

九八七 六

二十

晉書四十五

列傳第十五

劉毅

劉毅字仲雄東萊掖人漢陽城

一本作城陽

景王章之後父喈丞相屬毅

幼有孝行少厲清節然好臧否人物王公貴人望風憚之僑居平

陽太守杜恕請為功曹沙汰郡吏百餘人三魏稱焉為之語一作詔曰

但聞劉功曹不聞杜府君魏末本郡察孝廉辟司隸都官從事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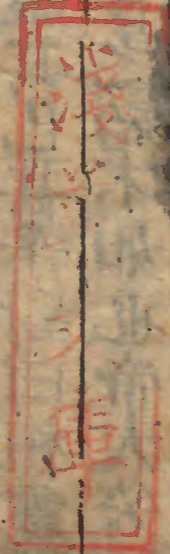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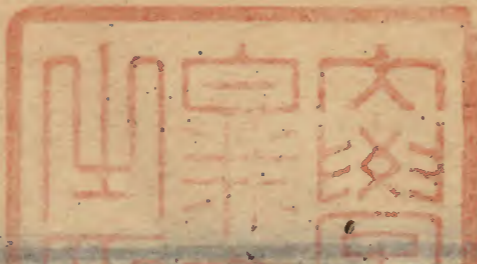
邑肅然毅將彈河南尹司隸不許曰攫獸之犬鼷鼠蹈其背毅曰

既能攫獸又能殺鼠何損於犬投傳而去同郡王基薦毅於公府

曰毅方正亮直挺然不群言不苟合行不苟容往日僑仕平陽為

郡股肱正色立朝舉綱引墨朱紫有分鄭衛不雜孝弟著于邦族

忠貞效於三魏昔孫陽取騏驥於吳坂秦穆拔百里於商旅毅未



晉書卷四十五

遇知已無所自呈前已口白謹復申請太常鄭袤舉博士文帝辟
 為相國掾辭疾積年不就時人謂毅忠於魏氏而帝怒其顧望將
 加重辟毅懼應命轉主簿武帝受禪為尚書郎駙馬都尉遷散騎
 常侍國子祭酒帝以毅忠蹇正直使掌諫官轉城門校尉遷太僕
 拜尚書坐事免官咸寧初復為散騎常侍博士祭酒轉司隸校尉
 糾正豪右京師肅然司部守令望風投印綬者甚眾時人以毅方
 之諸葛豐蓋寬饒皇太子朝鼓吹將入東掖門毅以為不敬止之
 於門外奏劾係傳以下詔赦之然後得入帝嘗南郊禮畢喟然問
 毅曰卿以朕方漢何帝也對曰可方桓靈帝曰吾雖德不及古人
 猶克已為政又平吳會混一天下方之桓靈其已甚乎對曰桓靈
 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
 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有直臣故不同也散騎常侍鄒湛進曰

世談以陛下比漢文帝人心猶不多同昔馮唐答文帝云不能用
 頗牧而文帝怒今劉毅言犯順而陛下歡然以此相校聖德乃過
 之矣帝曰我平天下而不封禪焚雉頭裘行布衣禮卿初無言今
 於小事何見褒之甚湛曰臣聞猛獸在田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蜂
 蠶作于懷袖勇夫為之驚駭出於意外故也夫君臣有自然之尊
 卑言語有自然之逆順向劉毅始言臣等莫不變色陛下發不世
 之詔出思慮之表臣之喜慶不亦宜乎在職六年遷尚書左僕射
 時龍見武庫井中帝親觀之有喜色百官將賀毅獨表曰昔龍降
 鄭時門之外子產不賀龍降夏庭沫流不禁卜藏其粢至周幽王
 乃發易稱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證據舊典無賀龍之禮詔報
 曰正德未修誠未有以膺受嘉祥省來示以為瞿然賀慶之事宜
 詳依典義動靜數示尚書郎劉漢等議以為龍體既蒼雜以素文

意者大晉之行戢武興文之應也而毅乃引衰世妖異以疑今之
 吉祥又以龍在井為潛皆失其意潛之為言隱而不見今龍彰質
 明煥示人以物非潛之謂也毅應推處詔一作語不聽後陰氣解而復
 合叙上言必有阿黨之臣姦以事君者當誅而不誅故也毅以魏
 立八品權時之制未見得人而有八損乃上疏曰臣聞立政者以
 官才為本官才有三難而興替之所由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
 二也情偽難明三也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
 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愛憎決于心情偽由于已公無考校之
 負私無告訐之忌用心百態求者萬端廉讓之風滅苟且之俗成
 天下訥訥但爭品位不聞推讓竊為聖朝恥之夫名狀以當才為
 清品輩以得實為平安危之要不可不明清平者政化之美也枉
 濫者亂敗之惡也不可不察然人才異能備體者寡器有大小達

有早晚前鄙後修宜受日新之報抱正違時宜有質直之稱度遠
 闕小宜得殊俗之狀任直不飾宜得清實之譽行寡才優宜獲器
 任之用是以三仁殊塗而同歸四子異行而均義陳平韓信笑侮
 於邑里而收功於帝王屈厝伍胥不容于人主而顯名于竹帛是
 篤論之所明也今之中正不精才實務依黨利不均稱尺務隨愛
 憎所欲與者獲虛以成與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強弱是
 非由愛憎隨世興衰不顧才實衰則削下興則扶上一人之身旬
 日異狀或以貨賂自通或以計協登進附託者必達守道者困悴
 無報于身必見割奪有私于已必得其欲是以上品無寒門下品
 無勢族暨時有之皆曲有故慢主罔時實為亂源損政之道一也
 置州都者取州里清議咸所歸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不謂一人之
 身了一州之才一人不審便坐之若然自仲尼以上至于庖犧莫不

有失則皆不堪何獨責于中人者哉若殊不修自可更選今重其任而輕其所立品格還訪刁攸攸非州里之所歸非職分之所置今訪之歸正於所不服決事于所不職以長讒構之源以生乖爭之兆似非立都之本旨理俗之深防也王者既善刁攸攸之所下而復選以二千石已有數人劉良上攸之所下石公罪攸之所行駁違之論橫于州里嫌讎之隙結于大臣夫桑妾之訟禍及吳楚鬪難之變難興魯邦況乃人倫交爭而部黨興刑獄滋生而禍根結損政之道二也本立格之體將謂人倫有序若貫魚成次也為九品者取下者為格謂才德有優劣倫輩有首尾今之中正務自遠者則抑割一國使無上人穢劣下比則拔舉非次并容其公以為格坐成其私君子無小人之怨官政無繩姦之防使得欺明主下亂人倫乃使優劣易一作地首尾倒錯措一作貴異之器

在凡品之下負戴不肖越在成人之首損政之道三也陛下踐阼開天地之德弘不諱之詔納忠直之言以覽天下之情太平之基不世之法也然賞罰自王公以至于庶人無不加法置中正委以一國之重無賞罰之防人心多故清平者寡故怨訟者衆聽之則告訐無已禁絕則侵枉無極與其理訟之煩猶愈侵枉之害今禁訟訴則杜一國之口培一人之勢使得縱橫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直獨不蒙天地無私之德而長壅蔽于邪人之銓使上明不下照下情不上聞損政之道四也昔在前聖之世欲敦風俗鎮靜百姓隆鄉黨之義崇六親之行禮教庠序以相率賢不肖於是見矣然鄉老書其善以獻天子司馬論其能以官於職有司考績備明黜陟故天下之人退而修本州黨有德義朝廷有公正浮華邪佞無所容厝今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取給殊方

面猶不識況盡其才力而中正知與不知其當品狀采譽於臺府
納毀於流言任已則有不識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
愛憎奪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譽又非
朝廷考績之課遂使進官之人棄近求遠背本逐末位以求成不
由行立品不校功黨譽虛妄損政五也凡所以立品設狀者求人
才以理物也非虛飾名譽相爲好醜雖孝悌之行不施朝廷故門
外之事以義斷恩既以在官職有大小事有劇易各有功報此人
才之實效功分之所得也今則反之於限當報雖職之高還附卑
品無績於官而獲高敘是爲抑功實而隆虛名也上奪天朝考績
之分下長浮華朋黨之士損政六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
能則成失其能則敗今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爲例以品
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爲本品之所限若狀得其實

猶品狀相妨繫繫選舉使不得精於才宜況今九品所疎則削其
長所親則飾其短徒結白論以爲虛譽則品不料能百揆何以得
理萬機何以得修損政七也前九品詔書善惡必書以爲褒貶當
時天下少有所忌今之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廢褒
貶之義任愛憎之斷清濁同流以植其私故及違前品大其形勢
以驅動衆人使必歸已進者無功以表勸退者無惡以成懲懲勸
不明則風俗汙濁天下人焉得不解德行而銳人事損政八也由
此論之選中正而非其人授權勢而無賞罰或缺中正而無禁檢
故邪黨得肆枉濫縱橫雖職名中正實爲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
損或恨結於親親猜生於骨肉當身困于敵讎子孫離其殃咎斯
乃歷世之患非徒當今之害也是以時主觀時歷法防姦消亂靡
有常則故周因於殷有所損益至于中正九品上聖古賢皆所不

為豈蔽於此事而有不周哉將以政化之宜無取于此也自魏立以來未見其得人之功而生讎薄之累毀風敗俗無益於化古今之失莫大於此愚臣以為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疏奏優詔答之後司空衛瓘等亦共表宜省九品復古鄉議里選帝竟不施行毅夙夜在公坐而待旦言議切直無所曲撓為朝野之所式瞻嘗散齋而疾其妻省之毅便奏加妻罪而請解齋妻子有過立加杖捶其公正如此然以峭直故不至公輔帝以毅清貧賜錢三十萬日給米肉年七十告老久之見許以光祿大夫歸第門施行馬復賜錢百千後司徒舉毅為青州大中正尚書以毅懸車致仕不宜勞以碎務陳留相樂安孫尹表曰禮凡卑者執勞尊者居逸是順敘之宜也司徒魏舒司隸校尉嚴詢與毅年齒相近往者同為散騎常侍後分授外內之職資塗所經出處

一致今詢管四十萬戶州兼董司百僚總攝機要舒所統殷廣兼執九品銓十六州論議主者不以為劇毅俱以知一州便謂不宜累以碎事於毅太優詢舒太劣若以前聽致仕不宜復與遷授位者故光祿大夫鄭袤為司空是也夫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尚可復委以宰輔之任不可諮以人倫之論臣竊所未安昔鄭武公年過八十入為周司徒雖過懸車之年必有可用毅前為司隸直法不撓當朝之臣多所按劾諺曰受堯之誅不能稱堯直臣無黨古今所悉是以汲黯死於淮陽董仲舒裁為諸侯之相而毅獨遭聖明不離輦轂當世之士咸以為榮毅雖身偏有風疾而志氣聰明一州品第不足勞其思慮毅疾惡之心小過主者必疑其論議傷物故高其優禮令去事實此為機閣毅使絕人倫之路也臣州茂德惟毅越毅不用則清談倒錯矣於是青州自二品已上光祿勳石

鑒等共奏曰謹按陳留相孫尹表及與臣等書如左臣州履境海岱而參風齊魯故人俗務本而世敦德讓今雖不克於舊而遺訓猶存是以人倫歸行士識所守也前被司徒符當參舉州大中正僉以光祿大夫毅純秀至素著在鄉閭忠允亮直竭于事上仕不為榮惟期盡節正身率道崇公忘私行高義明出處同揆故能令義士宗其風景州閭歸其清流雖年耆偏疾而神明克壯實臣州人士所思準繫者矣誠以毅之明格能不言而信風之所動清濁必偃以稱一州咸同之望故也竊以為禮賢尚德教之大典王制奪與動為開塞而士之所歸人倫為大臣等虛劣雖言廢於前今承尹書敢不列啓按尹所執非惟惜名議於毅之身亦通陳朝宜奪與大準以為尹言當否應蒙評議由是毅遂為州都銓正人流清濁區別其所彈貶自親貴者始太康六年卒武帝撫机驚曰失

太康六年毅卒

吾名臣不得生作三公即贈儀同三司使者監護喪事羽林左監北海王宮上疏曰中詔以毅忠允匪躬贈班台司斯誠聖朝考績以毅著勳之美事也臣謹按諡者行之迹而號者功之表今毅功德竝立而有號無諡于義不體臣竊以春秋之事求之諡法主于行而不繼爵然漢魏相承爵非列侯則皆沒而高行不加之諡至使三事之賢臣不如野戰之將銘跡所殊臣願聖世舉春秋之遠制改列爵之舊限使夫功行之實不相掩替則莫不率賴若以革舊毀制非所倉卒則毅之忠益雖不攻城略地論德進爵亦應在例臣敢惟行甫請周之義謹牒毅功行如右帝出其表使八座議之多同宮議奏寢不報二子噉總

子噉
太康初

噉字長升正直有父風太康初為博士會議齊王攸之國加崇典禮噉與諸博士坐議迂旨武帝大怒收噉等付廷尉會赦得出免

官初噉父毅疾馮純姦佞欲奏其罪未果而卒至是統位宦日隆
噉慨然曰使先人在不令統得無患後為酸棗令轉侍御史會司
徒王渾主簿劉輿獄辭連噉將收付廷尉渾不欲使府有過欲距
劾自舉之與噉更相曲直渾怒便遜位還第噉乃奏渾曰謹按司
徒王渾蒙國厚恩備位鼎司不能上佐天子調和陰陽下遂萬物
之宜使卿大夫各得其所敢因劉輿距扞詔使私欲大府與長獄
訟昔陳平不答漢文之間邨吉不問死人之變誠得宰相之體也
既與刑獄怨懟而退舉動輕速無大臣之節請免渾官右長史楊
丘亭侯劉肇便辟善柔苟干阿順請大鴻臚削爵士諸聞噉此奏
者皆歎美之其後武庫火尚書郭彰率百人自衛而不救火噉正
詰之彰怒曰我能截君角也噉勃然謂彰曰君何君恃寵作威
作福天子法冠而欲截角乎求紙筆奏之彰伏不敢言衆人解釋

惠帝復阼

乃止彰久貴豪侈每出輒從百餘人自此之後務從簡素噉遷太
原內史趙王倫篡位假征虜將軍不受與三王共舉義惠帝復阼
噉為左丞正色立朝三臺尚書兼御史中丞奏免尚書僕射
海一作安公繇及王粹董艾等十餘人朝廷嘉之遂即真遷中庶子左
衛將軍司隸校尉奏免武陵王澹及綏劉坦桓譏李暉等長沙王
又討齊王冏噉豫謀封朱虛縣公千八百戶又死坐免頃之復為
司隸及惠帝之幸長安也留噉守洛陽河間王顥遣使鳩羊皇后
噉乃與留臺僕射荀藩河南尹周馥等上表理后無罪語在后傳
顥見表大怒遣陳顏呂朗率騎五千收噉噉東奔高密王略會劉
根作逆略以噉為大都督加鎮軍將軍討根噉戰失利還洛至酸
棗值東海王越奉迎大駕及帝還洛美后及宮后遣使謝噉曰賴
劉司隸忠誠之志得有今日以舊勳復封爵加光祿大夫噉妻前

語在后傳卷卅

美畜依羊

卒先陪陵葬子更生初婚家法婦當拜墓攜賓客親屬數千乘載酒食而行先是洛陽令王稜為越所信而輕噉噉每欲繩之稜以為怨時劉聰王彌屯河北京邑危懼稜告越云噉與彌鄉親而欲投之越嚴騎將追噉右長史傅宣明噉不然噉聞之未至墓而反以正義責越越甚慙及劉曜寇京師以噉為撫軍將軍假節都督城守諸軍事曜退遷尚書僕射越憚噉久居監司又為眾情所歸乃以為右光祿大夫領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外示崇進實奪其權懷帝又詔噉領衛尉加特進後復以噉為司隸加侍中噉五為司隸允協物情故也王彌入洛百官殲焉彌以噉鄉里宿望故免於難噉因說彌曰今英雄競起九州幅裂有不世之功者宇內不容將軍自與兵已來何攻不尅何戰不勝而復與劉曜不協宜思文種之禍以范蠡為師且將軍可無帝王之意東王本州以觀時

噉遇害

三子

子總

程衛附

勢上可以混一天下下可以成鼎峙之事豈失孫劉乎蒯通有言將軍宜圖之彌以為然使噉于青州與曹疑謀且徵之噉至東阿為石勒游騎所獲見彌與疑書而大怒乃殺之噉有二子佑白佑為太傅屬白太子舍人白果烈有才用東海王越忌之竊遣上軍何倫率百餘人入噉第為劫取財物殺白而去

程衛

程衛字長玄廣平曲周人也少立操行彊正方嚴劉毅聞其名辟為都官從事毅奏中護軍羊琇犯憲應死武帝與琇有舊乃遣齊王攸喻毅毅許之衛正色以為不可徑自馳車入護軍營收琇屬吏考問陰私先奏琇所犯狼籍然後言于毅由是名振遐邇百官厲行遂辟公府掾遷尚書郎侍御史在職皆以事幹顯補洛陽令

歷安定頓丘太守所莅著績卒于官

和嶠

和嶠字長輿汝南西平人也祖洽魏尚書令父道魏吏部尚書嶠少
有風格慕舅夏侯玄之為人厚自崇重有盛名于世朝野許其能
整風俗理人倫襲父爵上蔡伯起家太子舍人累遷潁川太守為政
清簡甚得百姓歡心太傅從事中郎庾顛見而歎曰嶠森森如千丈
松雖礪何多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賈充亦重之稱於武帝入
為給事黃門侍郎遷中書令帝深器遇之舊監令共車入朝時荀勗
為監嶠鄙勗為人以意氣加之每同乘高抗專車而坐乃使監令異
車自嶠始也吳平以參謀議功賜弟郁爵汝南亭侯嶠轉侍中愈被
親禮與任愷張華相善嶠見太子不令因侍坐曰皇太子有淳古之
風而季世多偽恐不了陛下家事帝默然不

吳平

惠帝即位

答後與荀顛荀勗同侍帝曰太子近入朝差長進卿可俱詣之粗
及世事既奉詔而還顛勗竝稱太子明識弘雅誠如明詔嶠曰聖
質如初耳帝不悅而起嶠退居恒慷慨歎知不見用猶不能已在
御坐言及社稷未嘗不以儲君為憂帝知其言忠每不酬和後與
嶠語不及來事或以告賈妃妃銜之太康末為尚書以母憂去職
及惠帝即位拜太子太傅加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太子朝西宮嶠
從入賈后使帝問嶠曰卿昔為我不了家事今日定云何嶠曰臣
昔事先帝曾有斯言言之不效國之福也臣敢逃其罪乎元康二
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本位如前永平初策諡曰簡
嶠家產豐富擬于王者然性至吝以是獲譏于世杜預以為嶠有
錢癖以弟郁子濟嗣位至中書郎郁字仲輿才望不及嶠而以清
幹稱歷尚書左右僕射中書令尚書令洛陽傾沒奔于荀晞疾卒

元康三年嶠卒

永平初

弟姪

武陔

武陔字元夏沛國竹邑人也父周魏衛尉陔沈敏有器量早獲時譽與二弟韶叔夏茂季夏竝總角知名雖諸父兄弟及鄉閭宿望莫能覺其優劣同郡劉公榮有知人之鑒常造周周見其三子焉公榮曰皆國士也元夏最優有輔佐之才陳力就列可為亞公叔夏季夏不減常伯納言也陔少好人倫與潁川陳泰友善魏明帝世累遷下邳太守景帝為大將軍引為從事中郎累遷司隸校尉轉太僕卿初封亭侯五等建改封薛縣侯文帝甚親重之數與詮論時人常問陳泰孰若其父群陔各稱其所長以為群泰略無優劣帝然之泰始初拜尚書掌吏部遷左僕射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陔以宿齒舊臣名位隆重自以無佐命之功又在魏已為大臣不得已而居位深懷遜讓終始全潔當世以為美談卒于

魏明帝世

泰始初

二弟

諡曰定子輔嗣韶歷吏部郎太子右衛率散騎常侍茂以德素稱名亞于陔為上洛太守散騎常侍侍中尚書潁川荀愷年少于茂即武帝姑子自負貴戚欲與茂交距而不答由是致怨及楊駿誅愷時為僕射以茂駿之姨弟陷為逆黨遂見害茂清正方直聞於朝野一旦枉酷天下傷焉侍中傅祗上表申明之後追贈光祿勳

任愷

任愷字元爽樂安博昌人也父吳魏太常愷少有識量尚魏明帝女累遷中書侍郎員外散騎常侍晉國建為侍中封昌國縣侯愷有經國之幹萬機大小多管綜之性忠正以社稷為已任帝器而昵之政事多諮焉泰始初鄭冲王祥何曾荀頊裴秀等各以老疾歸第帝優寵大臣不欲勞以筋力數遣愷諭旨于諸公諮以當世大政參議得夫愷惡賈充之為人也不欲令久執朝政每裁抑焉

晉國建

泰始初

充病之不知所爲後承間言愷忠貞局正宜在東宮使護太子帝從之以爲太子少傅而侍中如故充計畫不行會秦雍寇擾天子以爲憂愷因曰秦涼覆敗關右騷動此誠國家之所深慮宜速鎮撫使人心有庇自非威望重臣有計略者無以康西土也帝曰誰可任者愷曰賈充其人也中書令庾純亦言之於是詔充西鎮長安充用荀勗計得留充旣爲帝所遇欲專名勢而庾純張華溫顯向秀和嶠之徒皆與愷善楊琰王恂華廙等充所親敬于是明黨紛然帝知之召充愷宴于式乾殿而謂充等曰朝廷宜一大臣當和充愷各拜謝而罷旣而充愷等以帝已知之而不責結怨愈深外相崇重內甚不平或謂充謀曰愷總門下樞要得與上親接宜啓令典選便得漸疎此一都令史事耳且九流難精間隙易乘充因稱愷才能宜在官人之職帝不之疑謂充舉得其才卽日以愷

爲吏部尚書加奉車都尉愷旣在尚書選舉公平盡心所職然侍覲轉希充與荀勗馮紘承間浸潤謂愷豪侈用御食器充遣尚書右僕射高陽王珪奏愷遂免官有司收太官宰人檢覈是愷妻齊長公主得賜魏時御器也愷旣免而毀謗益至帝漸薄之然山濤明愷爲人通敏有智局舉爲河南尹坐賊發不獲又免官復遷光祿勳愷素有識鑒加以在公勤恪甚得朝野稱譽而賈充朋黨又諷有司奏愷與立進令劉友交關事下尚書愷對不伏尚書杜友廷尉劉良竝忠公士也知愷爲充所抑欲申理之故遲留而未斷以是愷及友良皆免官愷旣失職乃縱酒耽樂極滋味以自奉養初何劭以公子奢侈每食必盡四方珍饌愷乃踰之一食萬錢猶云無可下筋處愷時因朝請帝或慰諭之愷初無復言惟泣而已後起爲太僕轉太常初魏舒雖歷位郡守而未被任遇愷爲侍中

薦舒為散騎常侍至是舒為右光祿開府領司徒帝臨軒使愷拜
授舒雖以弘量寬簡為稱時以愷有佐世器局而舒登三公愷止
守散卿莫不為之憤歎也愷不得志竟以憂卒時年六十一諡曰
元子罕嗣罕字子倫幼有門風才望不及愷以淑行致稱為清平
佳士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兗州刺史大鴻臚

崔洪

崔洪字良伯博陵安平人也高祖是著名漢代父讚魏吏部尚書
左僕射以雅量見稱洪少以清厲顯名骨鯁不同於物人之有過
輒面折之而退無後言武帝世為御史治書時長樂馮恢父為弘
農太守愛少子淑欲以爵傳之恢父終服闋乃還鄉里結草為廬
陽瘖不能言淑得襲爵恢始仕為博士祭酒散騎常侍翟嬰薦恢
高行邁俗侔繼古烈洪奏恢不敦儒素今學生番直左右雖有讓

侯微善不得稱無倫輩嬰為浮華之目遂免嬰官朝廷憚之尋為
尚書左丞時人為之語曰叢生荆一作棘刺來自博陵在南為鷄在北
為鷹遷吏部尚書舉用甄明門無私謁薦雍州刺史邵詵代已為
左丞詵後糾洪洪謂人曰我舉邵丞而還奏我是援弩自射也詵
聞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為司馬以軍法戮宣子之僕宣子謂諸大
夫曰可賀我矣我選厥也任其事崔侯為國舉才我我才見舉一作用
惟官是視各明至公何故私言乃至此洪聞其言而重之洪口不
言貨財手不執珠玉汝南王亮常譙公卿以琉璃鍾行酒酒及洪
洪不執亮問其故對曰慮有執玉不趨之義故爾然一多實乖其常
性故為詭說楊駿誅洪與都水使者王佑親坐見黜後為大司農
卒于官子廓一作廓散騎侍郎亦以正直稱

郭奕

咸熙末

武帝踐阼

咸寧初

太康中

太康八年庚辛

咸熙初
泰始初

詔

詔

郭奕字大業太原陽人也少有重名山濤稱其高簡有雅量初
 為野王令羊祜常過之奕歎曰羊叔子何必滅郭大業少選一作還復
 往又歎曰羊叔子去人遠矣遂送祜出界數百里坐此免官咸熙
 末為文帝相國主簿時鍾會反于蜀荀勗即會之從甥少長會家
 勗為文帝掾奕啓出之帝雖不用然知其雅正武帝踐阼初建東
 宮以奕及鄭默竝為中庶子遷右衛率驍騎將軍封平陵男咸寧
 初遷雍州刺史鷹揚將軍尋假赤幢蓋曲鼓吹奕有寡姊隨奕之
 官姊下僮僕多有姦犯而為人所糾奕省按畢曰大丈夫豈當以
 老姊求名遂遣而不問時亭長李含一作合有俊才而門寒為豪族所
 排奕用為別駕含一作合後果有名位時以奕為知人太康中徵為尚
 書奕有重名當世朝臣皆出其下時帝委任楊駿奕表駿小器不
 可任以社稷帝不聽駿後果誅及奕疾病詔賜錢二十萬日給酒

米太康八年卒太常上諡為景有司議以貴賤不同號諡與景皇
 同不可請諡曰穆詔曰諡所以旌德表行按諡法一德不懈為簡
 奕忠毅清直立德不渝於是遂賜諡曰簡

侯史光

侯史光字孝明東萊掖人也幼有才悟受學於同縣劉夏舉孝廉
 州辟別駕咸熙初為洛陽典農中郎將封關中侯泰始初拜散騎
 常侍尋兼侍中與皇甫陶荀廙持節循省風俗及還奏事稱旨轉
 城門校尉進爵臨海侯其年詔曰光忠亮篤素有居正執義之心
 歷職內外恪勤在公其以光為御史中丞雖屈其列校之位亦所
 以伸其司直之才光在職寬而不縱太保王祥久疾廢朝光奏請
 免之詔優祥而寢光奏後遷少府卒官詔賜朝服一具衣一襲錢
 三十萬布百匹及葬又詔曰光厲志守約有清忠之節家極貧儉

子孫

其賜錢五十萬光儒學博士歷官著績文筆奏議皆有條理長子
玄嗣官至玄菟太守卒子施嗣東莞太守

何攀

何攀字惠興蜀郡郫人也仕州為主簿屬刺史皇甫晏為牙門張
弘所害誣以大逆時攀適丁母憂遂詣梁州拜表證晏不反故晏
冤理得申王濬為益州辟為別駕濬謀伐吳遣攀奉表詣臺口陳
事機詔再引見乃令張華與攀籌量進討之宜濬兼遣攀過羊祜
面陳伐吳之策攀善于將命帝善之詔攀參濬軍事及孫皓降于
濬而王渾恚于後機欲一作將攻濬攀勸濬送皓與渾由是事解以攀
為濬輔國司馬封關內侯轉滎陽令上便宜十事甚得名稱除廷
尉平時廷尉卿諸葛沖以攀蜀士輕之及共斷疑獄沖始歎服遷
宣城太守不行轉散騎侍郎楊駿執政多樹親屬大開封賞欲以

伐吳

語在石崇傳

恩澤自衛攀與石崇議奏之語在崇傳帝不納以

豫誅駿功封西城侯邑萬戶賜絹一匹平鄉侯兄子遠關中
侯攀固讓所封戶及絹之半餘所受者分給中外宗親略不入已
遷翊軍校尉頃之出為東羌校尉徵為揚州刺史在任三年遷大
司農轉兗州刺史加鷹揚將軍固讓不就太常成粲左將軍卞粹
稱疾篤倫怒將誅之攀不已赴召卒于洛陽時年五
八攀居心平允莅官整肅愛人物儒貴才為梁益二州中
道滯巴西陳壽閻又皆西州名士並被鄉閭所
清議十餘年攀申明曲直咸免冤濫攀雖居顯職家甚貧素無
妾媵伎樂惟以周窮濟乏為事子璋嗣亦有父風
史臣曰幽厲不君上德猶懷進善共驩在位大聖之所不堪況乎

志士仁人寧求苟合保其寵秩所以繫其存亡者也雖復自口銷
撫劔馳關敗車猶踐而諫主不易譏臣實難劉毅一
受詳觀餘烈亦各其心焉若夫武陔懷魏臣
志崇道長升勸王_濟之尊何攀從趙倫之命君子
之人觀乎也

志塞揚庭身方諸葛帝擬桓靈大業非楊元褒謂
施大厦崔門不謁聲飛朝野侯史武陔輔佐之才
何平允冤濫多迴

晉書四十五

列傳第十五

魏書卷之四十五

晉書四十六

列傳第十六

魏書卷之四十六

劉頌

劉頌字子雅廣陵人漢廣陵厲王胥之後也世為名族同郡有雷
魯四姓皆出其下時人為之語曰雷蔣穀魯劉最為祖父觀
平陽太守頌少能辨物理為時人所稱察孝廉舉秀才皆不就文
帝辟為相府掾奉使于蜀時蜀新平人饑土荒頌表求振貸不待
報而行由是除名武帝踐阼拜尚書三公郎典科律申冤訟累遷
中書侍郎咸寧中詔頌與散騎郎白爽巡撫荆揚以奉使稱旨轉
黃門郎遷議郎守廷尉時尚書令史彥寅非罪下獄詔使考竟頌
執據無罪寅遂得免時人以頌比張釋之在職六年號為詳平會
滅吳諸將爭功造頌校其事以王渾為上功王濬為中功帝以頌

武帝踐阼

咸寧中

持法失理左遷京兆太守不行轉任河內臨發上便宜多所納用
 郡界多公主一作王水碓遏塞流水轉為浸害頌表罷之百姓獲其便
 利尋以母憂去職服闋除淮南相在官嚴整甚有政績舊修芍陂
 年用數萬人豪彊兼并孤貧失業頌使大小戮力計功受分百能
 歌其平惠頌在郡上疏曰臣昔忝河內臨辭受詔卿所言悉要事
 宜小大數以聞恒苦多事或不能悉有報勿以為疑臣受詔之日
 喜懼交集益思自竭用忘其鄙願以螢燭增暉重光到郡草具所
 陳如左未及書上會臣嬰丁天罰寢頓累年今謹封上前事臣雖
 才不經國言淺多違猶願陛下垂省使臣微誠得經聖鑒不總棄
 于常案如有足採冀補萬一伏見詔書開啓上宇以支百世封建
 戚屬咸出之藩夫豈不懷公理然也樹國全制始成于今超秦漢
 魏氏之局節紹五帝三代之絕跡功被無外光流後裔巍巍盛美

三五之君殆有慙德何則彼因自然而就之異乎絕跡之後更創
 之雖然封幼稚皇子于吳蜀臣之愚慮謂未盡善夫吳越剽輕庸
 蜀險絕此故變費之所出易生風塵之地且自吳平以來東南六
 州將士更守江表此時之至患也又內兵外守吳人有不自信之
 心宜得壯主以鎮撫之使內外各安其舊又孫氏為國文武眾職
 數擬天朝一旦堙替同于編戶不識所蒙更生之恩而災困逼身
 自謂失地用懷不靖今得長王以臨其國隨才授任文武竝敘士
 卒百役不出其鄉求富貴者取之于國內內兵得散新邦又安兩
 獲其所于事為宜宜取同姓諸王年二十以上人才高者分王吳
 蜀以其去近就遠割裂土宇令倍於舊以徙封故地用王幼稚須
 皇子長乃遣君之於事無晚也急所須地交得長主此事宜也臣
 所陳封建今大義已舉然餘眾事儻有足採以參成制故皆并列

本事臣聞不憚危悔之患而願獻所見者盡忠之臣也垂聽逆耳
甘納苦言者濟世之君也臣以期運幸遇無諱之朝雖嘗抗疏陳
辭汜論政體猶未悉所見指言得失徒荷恩寵不異凡流臣竊自
愧不盡忠規無以上報謹列所見如左臣誠未自許所言必當然
要以不隱所懷為上報之節若萬一足採則微臣更生之年如皆
瞽妄則國之福也願陛下缺半日之間垂省臣言伏惟陛下雖應
天順人龍飛踐阼為創基之主然所遇之時實是叔世何則漢末
陵遲閹豎用事小人專朝君子在野政荒眾散遂以亂亡魏武帝
以經畧之才撥煩理亂兼肅文教積數十年至于延康之初然後
吏清下順法始大行逮至文明二帝奢淫驕縱傾殆之主也然內
盛臺榭聲色之娛外當三方英豪嚴敵事成克舉少有愆違其故
何也實賴前緒以濟勲業然法物政刑固已漸頽矣自嘉平之初

晉祚始基逮于咸熙之末其間累年雖鈇鉞屢斷翦除凶醜然其
存者咸蒙遭時之恩不軌于法泰始之初陛下踐阼其所服乘皆
先代功臣之胤非其子孫則其曾玄古人有言膏粱之性難正故
曰時遇叔世當此之秋天地之位始定四海洗心整綱之會也然
陛下猶以用才因宜法寬有由積之在素異于漢魏之先三祖崛
起易朝之為未可一旦直繩御下誠時宜也然至所以為政矯世
衆務自宜漸出公塗法正威斷日遷就肅警由行舟雖不橫截迅
流然俄向所趨漸靡而往終得其濟積微稍著以至于今可以言
政而自泰始以來將三十年政功美績未稱聖旨凡諸事業不茂
既往以陛下明聖猶未及叔世之弊以成始初之隆傳之後世不
無慮乎意者臣言豈不少槩聖心夫顧惟萬載之事理在二端天
下大器一安難傾一傾難正故慮經後世者必精目下之政政安

遺業使數世賴之若乃兼建諸侯而樹藩屏深根固蒂則祚延無窮可以比跡三代如或當身之政遺風餘烈不及後嗣雖樹親戚而成國之制不建使夫後世獨任智力以安大業若未盡其理雖經異時憂責猶追在陛下將如之何願陛下善當今之政樹不拔之勢則天下無遺憂矣夫聖明不世及後嗣不必賢此天理之常也故善爲天下者任勢而不任人任勢者諸侯是也任人者郡縣是也郡縣之察小政理而大勢危諸侯爲邦近多違而遠慮固聖王推終始之弊權輕重之理包彼小違以據大安然後足以藩固內外維鎮九服夫武王聖王也成王賢嗣也然武王不恃成王之賢而廣封建者慮經無窮也且善言今者必有驗之千古唐虞以前書文殘缺其事難詳至于三代則竝建明德及興王之顯親列爵五等開國承家以藩屏帝室延祚久長近者五六百歲遠者僅

將千載逮至秦氏罷侯置守子弟不分尺土孤立無輔二世而亡漢承周秦之後雜而用之前後二代各二百餘年揆其封建不用雖強弱不適制度舛錯不盡事中然跡其衰亡恒在同姓失職諸侯微時不在彊盛昔呂氏作亂幸賴齊代之援以寧社稷七國叛逆梁王捍之卒弭其難自是之後威權削奪諸侯止食租奉甚者至乘牛車是以王莽得擅本朝遂其姦謀傾蕩天下毒流生靈光武紹起雖封樹子弟而不成國之制祚亦不延魏氏承之圈閉親戚幽囚子弟是以神器速傾天命移在陛下長短之應禍福之徵可見于此又魏氏雖正位居體南面稱帝然三方未賓正朔有所不加實有戰國相持之勢大晉之興宣帝定燕太祖平蜀陛下滅吳可謂功格天地土廣三王舟車所至人迹所及皆爲臣妾四海大同始于今日宜承大勳之籍及陛下聖明之時開啓土宇使

同姓必王建久安于萬載垂長世于無窮臣又聞國有任臣則安有重臣則亂而王制人君立子以適不以長立適以長不以賢此事情之不可易者也而賢明至少不肖至衆此固天理之常也物類相求感應而至又自然也是以闇君在位則重臣盈朝明后臨政則任臣列職夫任臣之與重臣俱執國統而立斷者也然成敗相反邪正相背其故何也重臣假所資以樹私任臣因所籍以盡公盡公者政之本也樹私者亂之源也推斯言之則秦日少亂日多政教漸頽欲國之無危不可得也又非徒唯然而已借令愚劣之嗣蒙先哲之遺緒得中賢之佐而樹國本根不深無幹輔之固則所謂任臣者化而爲重臣矣何則國有可傾之勢則執權者見疑衆疑難以自信而甘受死亡者非人情故也若乃建基旣厚藩屏彊禦雖置幼君赤子而天下不懼曩之所謂重臣者今悉反忠

而爲任臣矣何則理無危勢懷不自猜忠誠得著不惕于邪故也聖王知賢哲之不世及故立相持之勢以御其臣是以五等旣列臣無忠慢同于竭節以徇其上群后旣建繼體賢鄙亦均一契等于無慮且樹國苟固則所任之臣得賢蓋理次委中智亦足以安何則勢固易持故也然則建邦苟盡其理則無向不可是以周室自成康以下逮至宣王宣王之後到于赧王其間歷載朝無名臣而宗廟不隕者諸侯維持之也故曰爲社稷計莫若建國夫邪正逆順者人心之所繫服也今之建置宜審量事勢使諸侯率義而動同忿俱奮令其力足以維帶京邑若包藏禍心惕于邪而起孤立無黨所蒙之籍不足獨以有爲然齊此甚難陛下宜與達古今善識事勢之士深共籌之建侯之理使君樂其國臣榮其朝各流福祚傳之無窮上下一心愛國如家視百姓如子然後能保荷天

祿兼翼王室今諸王裂土皆兼于古之諸侯而君賤其爵臣恥其位莫有安志其故何也法同郡縣無成國之制故也今之建置宜使率由舊章一如古典然人心繫常不累十年好惡未改情願未移臣之愚慮以爲宜早創大制遯回衆望猶在十年之外然後能令君臣各安其位榮其所蒙上下相持用成藩輔如今之爲適足以虧天府之藏徒棄穀帛之資無補鎮國衛上之勢也古者封建旣定各有其國後雖王之子孫無復尺土此今事之必不行者也若推親疎轉有所廢以有所樹則是郡縣之職非建國之制今宜豫開此地令十世之內使親者得轉處近十世之遠近郊地盡然後親疎相維不得復如十世之內然猶樹親有所遯天下都滿已彌數百千年矣今方始封而親疎倒施甚非所宜宜更大量天下土田方里之數都更裂土分人以王同姓使親疎遠近不錯其宜

然後可以永安古者封國大者不過土方百里然後人數殷衆境內必盈其力足以備充制度今雖一國周環近將千里然力實寡不足以奉國典所遇不同故當因時制宜以盡事適今宜令諸王國容少而軍容多然于古典所應有者悉立其制然非急所須漸而備之不得頓設也須車甲器械旣具群臣乃服綵章倉廩已實乃營宮室百姓已足乃備官司境內充實乃作禮樂唯宗廟社稷則先建之至于境內之政官人用才自非內史國相命于天子其餘衆職及死生之斷穀帛資實慶賞刑威非封爵者悉得專之今臣所舉二端蓋事之大較其所不載應在二端之屬者以此爲率今諸國本一郡之政耳若備舊典則官司以數事所不須而以虛制損實力至于慶賞刑斷所以衛下之權不重則無以威衆人而衛上故臣之愚慮欲令諸侯權具國容少而軍容多然亦終于必

備今事爲宜周之建侯長享其國與王者竝遠者僅將千載近者猶數百年漢之諸王傳祚暨至曾玄人性不甚相遠古今一揆而短長甚違其故何邪立意本殊而制不同故也周之封建使國重於君公侯之身輕于社稷故無道之君不免誅放敦興滅繼絕之義故國祚不泯不免誅放則群后一作臣思懼胤嗣必繼是無亡國也諸侯思懼然後軌道下無亡國天子乘之理勢自安此周室所以長在也漢之樹置君國輕重不殊故諸王失度陷于罪戮國隨以亡不崇興滅繼絕之序故下無固國天子居上勢孤無輔故姦臣擅朝易傾大業今宜反漢之弊修周舊跡國君雖或失道陷于誅絕又無子應除苟有始封支胤不問遠近必紹其祚若無遺類則虛建之須皇子生以繼其祀然後建國無滅又班固稱諸侯失國亦猶網密今又宜都寬其檢且建侯之理本經盛衰大

制都定班之群后著誓丹青書之玉版藏之金匱置諸宗廟副在有司寡弱小國猶不可危豈況蕙乘之主承難傾之邦而加其上則自然永久居重固之安可謂想深華嶽而四維之也臣之愚願陛下置天下于自安之地寄大業于固成之勢則可以無遺憂矣今閭閻少名士官司無高能其故何也清議不肅人不立德行在取容故無名士下不專局又無考課吏不竭節故無高能無高能則有疾世事少名士則後進無準故臣思立吏課而肅清議夫欲富貴而惡貧賤人理然也聖王大諳物情知不可去故直同公私之利而詭其求道使夫欲富者必先由貧欲貴者必先安賤安賤則不矜不矜然後廉恥厲守貧者必節欲節欲然後操全以此處務乃得盡公盡公者富貴之徒也爲無私者終得其私故公私之利同也今欲富者不由貧自得富欲貴者不安賤自得貴公私之

塗既乖而人情不能無私私利不可以公得則恒背公而橫務是以風節日頽公理漸替人士富貴非軌道之所得以此爲政小在難期然教頽來既久難反一朝又世放都靡營欲比肩群士渾然庸行相似不可頓肅甚殊黜陟也且教不求盡善善在抑尤同侈之中猶有甚泰使夫昧適情之樂者損其顯榮之貴俄在不鮮之地約已潔素者蒙儉德之報列于清官之上二業分流令各有蒙然俗放都奢不可頓肅故臣私慮願先從事于漸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人君至少同于天日故非垂聽所得周覽是以聖王之化執要而已委務于下而不以事自嬰也分職既定無所與焉非憚日昃之勤而牽于逸豫之虞誠以政體宜然事勢致之也何則夫造創謀始逆闇是非以別能否甚難察也既以施行因其成敗以分功罪甚易識也易識在考終難察在造始故人君恒居其易則

安人臣不處其難則亂今陛下每精事始而略于考終故群吏慮事懷成敗之懼輕飾文采以避目下之譴重此政功所以未善也今人主能恒居易執要以御其下然後人臣功罪形于成敗之徵無逃其誅賞故罪不可蔽功不可誣功不可誣則能者勸罪不可蔽則違慢日肅此爲國之大略也臣竊惟陛下聖心意在盡善懼政有違故精事始以求無失又以衆官勝任者少故不委務寧居日昃也臣之愚慮竊以爲今欲盡善故宜考終何則精始難校故也又群官多不勝任亦宜委務使能者得以成功不能者得以著敗敗著可得而廢功成可得遂任然後賢能常居位以善事闇劣不得以尸祿害政如此不已則勝任者漸多經年少久卽群司徧得其人矣此校才考實政之至務也今人主不委事仰成而與諸下共造事始則功罪難分下不專事居官不久故能否不別何以

驗之今世士人決不悉良能也又決不悉疲軟也然今欲舉一忠賢不知所賞求一負敗不知所罰及其免退自以犯法耳非不能也登進者自以累資及人間之譽耳非功實也若謂不然則當今之政未稱聖旨此其徵也陛下御今法爲政將三十年而功未日新其咎安在古人有言琴瑟不調甚者必改而更張凡臣所言誠政體之常然古今異宜所遇不同陛下縱未得盡仰成之理都委務于下至于今事應奏御者蠲除不急使要事得精可三分之二古者六卿分職冢宰爲師秦漢已來九列執事丞相都總今尚書制斷諸卿奉成于古制爲重事所不須然今未能省并可出衆事付外寺使得專之尚書爲其都統若丞相之爲惟立法創制死生之斷除名流徙退免大事及連度支之事臺乃奏處其餘外官皆專斷之歲終臺閣課功校簿而已此爲九卿造創事始斷而行之

尚書書王賞罰繩之其勢必愈考成司非而已于今親掌者動受成于上上之所失不得復以罪下歲終事功不建不知所責也夫監司以法舉罪獄官案劾盡實法吏據辭守文大較雖同然至于施用監司與夫法獄體宜小異獄官唯實法吏唯文監司則欲舉大而略小何則夫細過微闕謬妄之失此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糾以法則朝野無立人此所謂欲理而反亂者也故善爲政者綱舉而網疏綱舉則所羅者廣網疏則小必漏所羅者廣則爲政不苛此爲政之要也而自近世以來爲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微過不足以害政舉之則微而益亂大綱不振則豪彊橫肆豪彊橫肆則百姓失職矣此錯所急而倒所務之由也今宜令有司反所常之政使天下可善化及此非難也人主不善碎密之案必責犯彊舉尤之奏當以盡公則害政之姦自然禽矣夫大姦犯政

而亂兆庶之罪者類出富彊而豪富者其力足憚其貨足欲是以官長顧勢而頓筆下吏縱姦懼所司之不舉則謹密網以羅微罪使奏劾相接狀似盡公而撓法不亮固已在其中矣非徒無益于政體清議乃由此而益傷古人有言曰君子之過如日之蝕焉又曰過而能改又曰不貳過凡此數者皆是賢人君子不能無過之言也苟不至于害政則皆天網之所漏所犯在甚泰然後王誅所必加此舉罪淺深之大例者也故君子得全美以善事不善者必夷戮以警衆此爲政誅赦之準式也何則所謂賢人君子苟不能無過小疵不可以廢其身而輒繩以法則愧於明時何則雖有所犯輕重甚殊于士君子之心受責不同而名不異者故不軌之徒得引名自方以惑衆聽因名可亂假力取直故清議益傷也凡舉過彈違將以肅風論而整世教今舉小過清議益頽是以聖人一作王

深識人情而達政體故其稱曰不以一眚掩大德又曰赦小過舉賢才又曰無求備于一人故冕而前旒充纒塞耳意在善惡之報必取其尤然後簡而不漏大罪必誅法禁易全也何則害法在犯尤而謹搜微過何異放兕豹于公路而禁鼠盜于隅隙古人有言鈇鉞不用而刀鋸日弊不可以爲政此言大事緩而小事急也時政所失少有此類陛下宜反而求之乃得所務也夫權制不可以經常政乖不可以守安此言攻守之術異也百姓雖愚望不虛生必因時而發有因而發則望不可奪事變異前則時不可違明聖達政應赴之速不及下車故能動合事機大得人情昔魏武帝分離天下使人役居戶各在一方旣事勢所須且意有曲爲權假一時以赴所務非正典也然逡巡至今積年未改百姓雖身丁其困而私怨不生誠以三方未悉蕩并知時未可以求安息故也是以

甘役如歸視險若夷至于平吳之日天下懷靜而東南二方六州郡兵將士武吏戍守江表或給京城運漕父南子北室家分離咸更不寧又不習水土運役勤瘁竝有死亡之患勢不可久此宜大見處分以副人望魏氏錯役亦應改舊此二者各盡其理然黔首感恩懷德謳吟樂生必十倍于今也自董卓作亂以至今近出百年四海勤瘁丁難極矣六合渾并始于今日兆庶思寧非虛望也然古今異宜所遇不同誠亦未可以希遵在昔放息馬牛然使受百役者不出其國兵備待事其鄉實在可爲縱復不得悉然爲之苟盡其理可靜三分之二吏役可不出千里之內但如斯而已天下所蒙已不訾矣政務多端世事之未盡理者難徧以疏舉振領總綱要在三條凡政欲靜靜在息役息役在無爲倉廩欲實實在利農利農在平糴爲政欲著信著信在簡賢簡賢在官久官久非

難也連其班級自非才宜不得傍轉以終其課則事善矣乎糴已有成制其未備者可就周足則穀積矣無爲匪他却功作之勤抑似益而損之利如斯而已則天下靜矣此三者旣舉雖未足以厚化然可以爲安有餘矣夫王者之利在生天地自然之財農是也所立爲指于此事誠有功益苟或妨農皆務所息此悉似益而損之謂也然今天下自有事所必須不得止已或用功甚少而所濟至重目下爲之雖少有廢而計終已大益農官有十百之利及有妨害在始似如未急終作大患宜逆加功以塞其漸如河汴將合沉萊苟善則役不可息諸如此類亦不得已已然事患緩急權計輕重自非近如此類準以爲率乃可與爲其餘皆務在靜息然能善算輕重權審其宜知可興可廢甚難了也自非上智遠才不幹此任夫創業之美勳在垂統使夫後世蒙賴以安其爲安也雖昏

猶明雖愚若智濟世功者寔在善化之爲要在靜國至夫修飾官署凡諸作役務爲恒作傷過泰不患不舉此將來所不須陛下而自能者也至于仰蒙前緒所憑日月者實在遺風繫人心餘烈匡幼弱而今勤所不須以傷所憑鈞此二者何務孰急陛下少垂恩迴慮詳擇所安則大理盡矣世之私議竊比陛下于孝文臣以爲聖德隆殺將在乎後不在當今何則陛下龍飛鳳翔應期踐阼有創業之勳矣掃滅疆吳奄征南海又有之矣以天子之貴而躬行布衣之所難孝儉之德冠于百王又有之矣履宜無細動成軌度又有之矣若善當身之政建藩屏之固使晉代久長後世仰瞻遺跡校功考事實與湯武比隆何孝文足云臣之此言非臣下褒上虛美常辭其事實然若所以資爲安之理或未盡善則恐良史書勳不得遠盡弘美甚可惜也然不可使夫知政之士得參聖慮經

見刑法志卷三
詔文

元康初

年少久終必有成願陛下少察臣言又論肉刑見刑法志詔答曰得表陳封國之制宜如古典任刑齊法宜復肉刑及六州將士之役居職之宜諸所陳聞具之知卿乃心爲國也勅靜數以聞元康初從淮南王允入朝會誅楊駿頌屯衛殿中其夜詔以頌爲三公尚書又上疏論律令事爲時論所美久之轉吏部尚書建九班之制欲令百官居職希遷考課能否明其賞罰賈郭專朝仕者欲速竟不施行及趙王倫之害張華也頌哭之甚慟聞華子得逃喜曰茂先卿尚有種也倫黨張林聞之大怒憚頌持正而不能害也孫秀等推崇倫功宜加九錫百僚莫敢異議頌獨曰昔漢之錫魏魏之錫晉皆一時之用非可通行今宗廟又安雖嬖后被退勢臣受誅周勃誅諸呂而尊孝文霍光廢昌邑而奉孝宣竝無九錫之命違舊典而習權變非先王之制九錫之議請無所施張林積忿不

頌卒

子孫

永康元年

第

已以頌為張華之黨將害之孫秀曰誅張裴已傷時望不可復誅
 頌林乃止于是以頌為光祿大夫門施行馬尋病卒使使者弔祭
 賜錢二十萬朝服一具諡曰貞中書侍郎劉沉議頌當時少輩應
 贈開府孫秀素恨之不聽頌無子養弟和子雍早卒更以雍弟詡
 子隲為適孫襲封永康元年詔以頌誅賈謐督攝眾事有功追封
 梁鄒縣侯食邑千五百戶頌弟彪字仲雅參安東軍事伐吳獲張
 悌累官積弩將軍及武庫火彪建計斷屋得出諸寶器歷荊州刺
 史次弟仲字世混歷黃門郎滎陽太守未之官卒初頌嫁女臨淮
 陳矯矯本劉氏子與頌近親出養於姑改姓陳氏中正劉友譏之
 頌曰舜後姚虞陳田本同根系而世皆為婚禮律不禁今與此同
 義為婚可也友方欲列上為一作陳寔所止故得不劾頌問明法掾
 陳默蔡畿曰鄉里誰最屈二人俱云劉友屈頌作色呵之畿曰友

以私議冒犯明府為非然鄉里公論稱屈友辟公府掾尚書郎

沙御史

李重

李重字茂曾江夏鍾武人也父景秦州刺史都亭定侯重少好學
 有文辭早孤與群弟居以友愛著稱弱冠為本國中正遜讓不行
 後為始平王文學上疏陳九品曰先王議制以時因革因革之理
 唯變所適九品始于喪亂軍中之政誠非經國不刊之法也且其
 檢防轉碎徵刑失實故朝野之論僉為驅動風俗為弊已甚而至
 于議改又以為疑臣以革法創制當先盡開塞利害之理舉而錯
 之使體例大通而無否滯亦未易故也古者諸侯之治分土有常
 國有定主人無異望卿大夫世祿仕無出位之思臣無越境之交
 上下體因人德歸厚秦反斯道罷侯置守風俗淺薄自此來矣漢

疏文

革其弊斟酌周秦竝建侯守亦使分土有定而牧司必各舉賢貢
士任之鄉議事合聖典比蹤三代方今聖德之隆光被四表兆庶
顒顒欣覩太平然承魏氏彫弊之跡人物播越仕無常朝人無定
處郎吏蓄于軍府豪右聚于都邑事體駁錯與古不同謂九品既
除宜先開移徙聽相并就且明貢舉之法不濫於境外則冠帶之
倫將不分而自均卽土斷之實行矣又建樹官司功在簡久階級
少則人心定久其事則政化成而能否著此一作三代所以直道而
行也以爲選例九等當今之要所宜施用也聖王知天下之難常
從事于其易故寄驥括于閭伍則邑屋皆爲有司若任非所由事
非所覈則雖竭聖智猶不足以贍其事由此而觀誠令二者旣行
卽人思反本修之于鄉華競自息而禮讓日隆矣遷太子舍人轉
尚書郎時太中大夫恬和表陳便宜稱漢孔光魏徐幹等議使王

奏

公已下制奴婢限數及禁百姓賣田宅中書啓可屬王者爲條制
重奏曰先王之制士農工商有分不遷其業所以利用厚生各肆
其力也周官以土均之法經其土地井田之制而辨其五物九等
貢賦之序然後公私制定率土均齊自秦立阡陌建郡縣而斯制
已沒降及漢魏因循舊跡王法所峻者唯服物車器有貴賤之差
令不僭擬以亂尊卑耳至于奴婢私產則實皆未嘗曲爲之立限
也一作不曲爲立限也八年己巳詔書申明律令諸士卒百工以上所服乘皆
不得違制若一縣一歲之中有違犯者三家洛陽縣十家己上官
長免如詔書之旨法制已嚴今如和所陳而稱光幹之議此皆衰
世踰侈當時之患然漢盛之初不議其制光等作而不行非漏而
不及能而不用也蓋以諸侯之軌旣減而井田之制未復則王者
之法不得制人之私也人之田宅旣無定限則奴婢不宜偏制其

數懼徒爲之法實碎而難檢方今聖明垂制每尚簡易法禁已具和表無施又司隸校尉石鑿奏鬱林太守介登役使所監求召還尚書荀愷以爲遠郡非人情所樂奏登貶秩居官重駁曰臣聞立法無制所以齊衆檢邪非必曲尋事情而理無所遺也故所滯者寡而所濟者衆今如登郡比者多若聽其貶秩居官動爲準例懼庸才負遠必有贖貨之累非所以肅清王化輯寧殊域也臣愚以爲宜聽鑿所上先召登還且使體例有常不爲遠近異制詔從之太熙初遷廷尉平駁廷尉奏邯鄲辭等文多不載再遷中書郎每大事及疑議輒參以經典處決多皆施行遷尚書吏部郎務抑華競不通私謁特留心隱逸由是群才畢舉拔用北海西郭湯琅邪劉珩燕國霍原馮翊吉謀等爲祕書郎及諸王文學故海內莫不歸心時燕國中正劉沉舉霍原爲寒素司徒府不從沉又抗詣中

書奏原而中書復下司徒參論司徒左長史荀組以爲寒素者當謂門寒身素無世祚之資原爲列侯顯佩金紫先爲人間流通之事晚乃務學少長異業年踰始立苜野之譽未洽德禮無聞不應寒素之目重奏曰案如癸酉詔書廉讓宜崇浮競宜黜其有履謙寒素靖恭求己者應有以先之如詔書之旨以二品繫資或失廉退之士故開寒素以明尚德之舉司徒總御人倫實掌邦教當務峻準評以一風流然古之厲行高尚之士或棲身巖穴或隱跡丘園或克已復禮或耄期稱道出處默語唯義所在未可以少長異操疑其所守之美而遠同終始之責非所謂擬人必于其倫之義也誠當考之于邦黨之倫審之于任舉之主沉爲中正親執銓衡陳原隱居求志篤古好學學不爲利行不要名絕跡窮山蘊韞一作道藝外無希世之容內全遜逸之節行成名立搢紳慕之委質受

見百官志略下
疏文

業者千里而應有孫孟之風嚴鄭之操始舉原先諮侍中領中書
監華前州大中正後將軍嬰河南尹軼去三年諸州還朝幽州刺
史許猛特以原名聞擬之西河求加徵聘如沉所列州黨之議既
舉又刺史班詔表薦如此而猶謂草野之譽未洽德禮無聞舍所
徵檢之實而無明理正辭以奪沉所執且應二品非所求備但原
定志窮山修述儒道義在可嘉若遂抑替將負幽邦之望傷敦德
之教如詔書所求之旨應爲二品詔從之重與李毅同爲吏部郎
時王戎爲尚書重以清尚見稱毅淹通有智識雖二人操異然俱
處要職戎以識會待之各得其所毅字茂修舊史闕其行事于時
內官重外官輕兼階級繁多重議之見百官志又上疏曰凡山林
避寵之士雖違世背時出處殊軌而先王許之者嘉其服膺高義
也昔先帝患風流之弊而思反純朴乃諮詢朝衆搜求隱逸咸寧

咸寧書

本康元年

二年始以太子中庶子徵安定皇甫謐四年又以博士徵安南朱
沖太康元年復以太子庶子徵沖雖皆以病疾不至而朝野悅服
陛下遠邁先帝禮賢之旨臣訪沖州邑言其雖年近耄耄而志氣
克壯耽道窮藪老而彌新操尚貞純所居成化誠山栖耆德足以
表世篤俗者也臣以爲宜垂聖恩及其未沒顯加優命時朝廷政
亂竟不能從出爲行討虜護軍平陽太守崇德化修學校表篤行
拔賢能清簡無欲正身率下在職三年彈黜四縣弟疑亡表去官
永康初趙王倫用爲相國左司馬以憂逼成疾而卒時年四十八
家貧宅宇狹小無殯斂之地詔于典客署營喪追贈散騎常侍謚
曰成子式有美名官至侍中咸和初卒

永康初

咸和初卒
子式

史臣曰子雅束髮登朝竭誠奉國廣陳封建深中機宜詳辨刑名
該覈政體雖文慚華婉而理歸切要遊目西京望賈誼而非遠眷

言東國顧郎顛而有餘逮元康之間賊臣專命舉朝戰慄苟避俎醢頌以此時忠鯁不撓哭張公之非罪拒趙王之妄錫雖古遺直何以尚茲至于緣其私議不平劉友吳夫憎而知善舉不避讐者歟李重言因革之理駁田產之制詞愜事當益疊疊可觀及銳志銓衡留心隱逸濬冲期之識會豈虛也哉

贊曰劉頌剛直義形于詞自下摩上彼實有之李重清雅志迺無私推賢拔滯嘉言在茲懋哉兩哲邦家之基

晉書四十六 列傳第十六

晉書四十六 列傳第十六

晉書四十七

晉書四十七

列傳第十七

傅玄 子咸 咸從父弟祗

傅玄字休奕北地泥陽人也祖燮漢漢陽太守父幹一作韓魏扶風太守玄少孤貧博學善屬文解鍾律性剛勁亮直不能容人之短郡上計吏再舉孝廉太尉辟皆不就州舉秀才除郎中與東海繆施俱以時譽選入著作撰集魏書後叅安東衛軍軍事轉溫令再遷弘農太守領典農校尉所居稱職數上書陳便宜多所匡正五等建封鶡觚男武帝為晉王以玄為散騎常侍及受禪進爵為子加駙馬都尉帝初即位廣納直言開不諱之路玄及散騎常侍皇甫陶共掌諫職玄上疏曰臣聞先王之臨天下也明其大教掌其義節道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上下相奉人懷義心亡秦蕩滅先

武帝受禪

疏文

王之制以法術相御而義心亡矣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遠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而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陛下聖德龍興受禪弘堯舜之化開正直之路體夏禹之至儉綜殷周之典文臣詠歎而已將又奚言惟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詔報曰舉清遠有禮之臣者此尤今之要也乃使玄草詔進之玄復上疏曰臣聞舜舉五臣無為而化用人得其要也天下羣司猥多不可不審得其人也不得其人一日則損不貲況積日乎典謨曰無曠庶官言職之不可久廢也諸有疾病滿日日不差官令去職優其禮秩而寵存之既差而後更用臣不廢職於朝國無曠官之累此王政之急也臣聞先王卜士農工商以經國制事各一其業而殊其務自士已上子弟為之

立太學以教之選明師以訓之各隨其才優劣而授用之農以豐其食工以足其器商賈以通其貨故雖天下之大兆庶之眾無有一人游手分數之法周備如此漢魏不定其分百官子弟不修經藝而務交遊未知莅事而坐享天祿農工之業多廢或逐淫利而離其事徒繫名於太學然不聞先王之風今聖明之政資始而漢魏之失未改散官眾而學校未設游手多而親農者少工器不盡其宜臣以為亟定其制通計而天下若干人為士足以副在官之吏若干人為農三年足有一年之儲若干人為工足其器用若干人為商賈足以通貨而已尊儒尚學貴農賤商此皆事業之要務也前皇甫陶上事欲令賜拜散官皆課使親耕天下享足食之利禹稷躬稼祚流後世是以明堂月令著帝籍之制伊尹古之名臣耕於有莘晏嬰齊之大夫避莊公之難亦耕於海濱昔者聖帝明

王賢佐俊士皆當從事於農矣王人賜官冗散無事者不督使學則當使耕無緣放之使坐食百姓也今文武之官既衆而拜賜不在職者又多加以服役爲兵不得耕稼當農者之半南而食祿者參倍於前使冗散之官農而收其租稅家得其實而天下之穀可以無乏矣夫家足食爲子則孝爲父則慈爲兄則友爲弟則悌天下足食則仁義之教可不令而行也爲政之要計人而置官分人而授事士農工商之分不可斯須廢也若未能精其防制計天下文武之官足爲副貳者使學其餘皆歸之於農若百工商賈有長者亦皆歸之於農務農若此何有不贍乎虞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爲九年之後乃有遷敘也故居官久則念立慎終之化居不見久則競爲一切之政六年之限日月淺近不周黜陟陶之所上義合古制夫儒學者王教之首也尊其道貴其業重其選

猶恐化之不崇忽而不以爲急臣懼日有陵遲而不覺也仲尼有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然則尊其道者非惟尊其書而已尊其人之謂也貴其業者不妄教非其人也重其選者不妄用非其人也若此而學校之綱舉矣書奏帝下詔曰二常侍懇懇於所論可謂乃心欲佐益時事者也而主者率以常制裁之豈得不使發憤耶二常侍所論或舉其大較而未備其條目不可便令作之然後主者八坐廣共研精凡關言於人主人臣之所至難而人主若不能虚心聽納自古忠臣直士之所慷慨至使杜口結舌每念於此未嘗不歎息也故前詔敢有直言勿有所距庶幾得以發蒙補過獲保高位苟言有偏善情在忠益雖文辭有謬誤言語有失得皆當曠然恕之古人猶不拒誹謗况皆善意在可採錄乎近者孔鼂蔡母鮪皆按以輕慢之罪所以皆原欲使四海知區區之朝無諱言之

忌也俄遷侍中初玄進皇甫陶及入而抵玄以事與陶爭言誼謹
爲有司所奏二人竟坐免官泰始四年以爲御史中丞時頗有水
旱之災玄復上疏曰臣聞聖帝明王受命天時未必無災是以堯
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惟能濟之以人事耳故洪水滔天而
免沉溺野無生草而不困匱伏惟陛下聖德欽明時小水旱人未
大饑下祇畏之詔求極意之言同禹湯之罪已侔周文之夕惕臣
伏懼喜上便宜五事其一曰耕夫務多種而耕曠不熟徒喪功力
而無收又舊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與官
中分施行來久衆心安之今一朝減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
分持私牛及無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人失其所必不懽樂臣
愚以爲宜佃兵持官牛者與四分持私牛與官中分則天下兵作
懽然悅樂愛惜成穀無有損棄之憂其二曰以二千石雖奉務農

之詔猶不勤心以盡地利昔漢氏以墾田不實徵殺二千石以十
數臣愚以爲宜申漢氏舊典以警戒天下郡縣皆以死刑督之其
三曰以魏初未留意於水事先帝統百揆分河堤爲四部并本凡
五謁者以水功至大與農事並與非一人所周故也今謁者一人
之力行天下諸水無時得徧伏見河堤謁者車誼不知水勢轉爲
他職更選知水者代之可分爲五部使各精其方宜其四曰古以
步百爲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爲一畝所覺過倍近魏初課田不務
多其頃畝但務修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收數十斛自
頃以來日增田頃畝之課而田兵益甚功不能修理至畝數斛已
還或不足以償種非與曩時異天地橫遇災害也其病正在於務
多頃畝而功不修耳竊見河堤謁者石恢甚精練水事及田事知
其利害乞中書召恢委曲問其得失必有所補益其五曰臣以爲

胡夷獸心不與華同鮮卑最甚本鄧艾苟欲取一時之利不慮後患使鮮卑數萬散居人間此必為害之勢也秦州刺史胡烈素有恩信於西方今烈往諸胡雖已無惡必且消彌然獸心難保不必其可久安也若後有動釁烈計能制之惟恐胡虜適困於討擊便能東入安定西赴武威外名為降可動復動此二郡非烈所制則惡胡東西有窟穴浮游之地故復為患無以禁之也宜更置一郡於高平川因安定西州都尉募樂徙民重其復除以充之以通北道漸以實邊詳議此二郡及新置郡皆使并屬秦州令烈得專御邊之宜詔曰得所陳便宜言農事得失及水官興廢又安邊御胡政事寬猛之宜申省周備一二具之此誠為國大本當今急務也如所論皆善深知乃心廣思諸宜動靜以聞也五年遷太僕時比年不登羌胡擾邊詔公卿會議玄應對所問陳事切直雖不盡施

行而常見優容轉司隸校尉獻皇后崩於弘訓宮設喪位舊制司隸於端門外坐在諸卿上絕席其入殿按本品秩在諸卿下以次坐不絕席而謁者以弘訓宮為殿內制玄位在卿下玄恚怒厲聲色而責謁者謁者妄稱尚書所處玄對百僚而罵尚書以下御史中丞庾純奏玄不敬玄又自表不以實坐免官然玄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踈踊不寐坐而待旦於是貴游懾伏臺閣生風尋卒於家時年六十二諡曰剛玄少時避難於河內專心誦學後雖顯貴而著述不廢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為區例名為傅子為內外中篇凡有四部六錄合百四十首數十萬言并文集百餘卷行於世玄初作內篇成子咸以示司空王沉沉與玄書曰省足下所著書言富理濟經綸政體存重儒教足以寒楊墨之流遁齊孫孟於往代每開卷

未嘗不歎息也不見賈生自以過之乃今不及信矣其後追封清

泉侯子咸嗣

咸字長虞剛簡有大節風格峻整識性明悟疾惡如仇推賢樂善常慕季文子仲山甫之志好屬文論雖綺麗不足而言成規鑒穎川庾純常歎曰長虞之文近乎詩人之作矣咸寧初襲父爵拜太子洗馬累遷尚書右丞出爲冀州刺史繼母杜氏不肯隨咸之宮自表解職三旬之間遷司徒左長史時帝留心政事詔訪朝臣政之損益咸上言曰陛下處至尊之位而修布衣之事親覽萬機勞心日昃在昔帝王躬自菲薄以利天下未有踰陛下也然秦始開元以暨于今十有五年矣而軍國未豐百姓不贍一歲不登便有菜色者誠由官衆事殷復除猥濫蠶食者多而親農者少也臣以頑疎謬忝近職每見聖詔以百姓饑饉爲慮無能云補伏用慙慙

敢不自竭以對天問舊都督有四今并監軍乃盈於十夏禹敷土分爲九州今之刺史幾向一倍戶口比漢十分之一而置郡縣更多空校牙門無益宿衛而虛立軍府動有百數五等諸侯復坐置官屬諸所寵給皆生於百姓一夫不農有受其饑今之不農不可勝計縱使五稼普收僅足相接暫有災患便不繼贍以爲當今之急先并官省事靜事息役上下用心惟農是務也咸在位多所執正豫州大中正夏侯俊上言魯國小中正司空司馬孔毓四移病所不能接賓求以尚書郎曹馥代毓旬日復上毓爲中正司徒三却俊故據正咸以俊與奪惟意乃奏免俊大中正司徒魏舒俊之姻屬屢却不署咸據正甚苦舒終不從咸遂獨上舒奏咸激訕不直詔轉咸爲車騎司馬咸以世俗奢侈又上書曰臣以爲穀帛難生而用之不節無緣不匱故先王之化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

竊謂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堯有茅茨今之百姓競豐其屋古者臣無玉食今之賈豎皆厭梁肉古者后妃乃有殊節今之婢妾被服綾羅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賤隸乘輕驅肥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者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欲時之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昔毛玠爲吏部尚書時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帝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諸部用心各如毛玠風俗之移在不難矣又議移縣獄於郡及二社應立朝廷從之遷尚書左丞惠帝卽位楊駿輔政咸言於駿曰事與世變禮隨時宜諒闇之不行尚矣由世道彌薄權不可假故雖斬焉在疚而躬覽萬機也逮至漢文以天下體大服重難久遂制旣葬而除世祖武皇帝雖大孝烝烝亦從時釋服制心喪三年至於萬機之事則有不遑今聖上欲委政於公諒闇自居此雖謙讓之心而天

下未以爲善天下未以爲善者以億兆顛顛戴仰宸極聽於冢宰懼天光有蔽人心旣已若此而明公處之固未爲易也竊謂山陵之事旣畢明公當思隆替之宜周公聖人猶不免謗以此推之周公之任旣未易而處況聖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得意忘言言未易盡苟明公有以察其恠欵言豈在多時司隸苟愷從兄喪自表赴哀詔聽之而未下愷乃造駿咸因奏曰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同堂亡隕方在信宿聖恩矜憫聽使臨喪詔未下而便以行造急諂媚之敬無友于之情宜加顯貶以隆風教帝以駿管朝政有詔不問駿甚憚之咸復與駿箋諷切之駿意稍折漸以不平由是欲出爲京兆弘農太守駿甥李斌說駿不宜斥出正人乃止駿弟濟素與咸善與咸書曰江海之流混混故能成其深廣也天下大器非可稍了而相觀每事欲了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了事正

作癡復爲快耳左丞摠司天臺維正八坐此未易居以君盡性而處未易居之任益不易也想慮破頭故具有白威答曰衛公云酒色之殺人此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爲悔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爲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自矯枉過直或不忠允欲以亢厲爲聲故致忿耳安有恠恠爲忠益而當見疾乎居無何駿誅咸轉爲太子中庶子遷御史中丞時太宰汝南王亮輔政咸致書曰咸以爲太甲成王年在蒙幼故有伊周之事聖人且猶不免疑況臣旣不聖王非孺子而可以行伊周之事乎上在諒闇聽於冢宰而楊駿無狀便作伊周自爲居天下之安所以至死其罪旣不可勝亦是殿下所見駿之見討發自天聰孟觀李肇與知密旨耳至於論功當歸美於上觀等已數千戶縣侯聖上以駿死莫不欣悅故論功寧厚以敘一作似其歡心此羣臣所宜以

實裁量而遂扇動東安封王孟李郡公餘侯伯子男旣妄有加復又三等超遷此之勳赫震動天地自古以來封賞未有若此者也無功而厚賞莫不樂國有禍禍起當復有大功也人而樂禍其可極乎作此者皆由東安公謂殿下至止當有以正之正之以道衆亦何所怒乎衆之所怒在於不平耳而今皆更倍論莫不失望咸之愚冗不惟失望而已竊以爲憂又討駿之時殿下在外實所不綜今欲委重故令殿下論功論功之事實未易可處莫若坐觀得失有居正之事宜也咸復以亮輔政專權又諫曰楊駿有震主之威委任親戚此天下所以誼譁今之處重宜反此失謂宜靜默願神有大得失乃維持之自非大事一皆抑遣比四造詣及經過尊門冠蓋車馬填塞街衢此之翕習旣宜彌息又夏侯長容奉使爲先帝請命祈禱無感先帝崩背宜自咎責而自乞請命之勞而公

以爲少府私竊之論云長容則公之姻故至於此一犬吠形羣犬
吠聲懼於羣吠遂至巨一作聽也成之爲人不能面從而後言
嘗觸楊駿幾爲身禍況於殿下而當有惜往從駕殿下見語卿不
識韓非逆鱗之言耶而歛摩天子逆鱗自知所陳誠願額觸猛獸
之鬚耳所以敢言庶殿下當識其不勝區區前摩天子逆鱗欲以
盡忠今觸猛獸之鬚非欲爲惡必將以此見怒亮不納長容者夏
侯駿也會景寅詔羣僚舉郡縣之職以補內官咸復上書曰臣咸
以爲夫興化之要在於官人才非一流職有不同譬諸林木洪纖
枉直各有攸施故明揚逮于仄陋疇咨無拘內外之任出處隨宜
中間選用惟內是隆外舉旣頽復多節目競內薄外遂成風俗此
弊誠宜亟革之當內外通塞無所偏耳旣使通塞無偏若選用不
平有以深責責之苟深無憂不平也且膠柱不可以調瑟況乎官

臣書

人而可以限乎伏思所限者以防選用不能出人不能出人當隨
事而制無須限法法之有限其於致遠無乃泥乎或謂不制其法
以何爲貴臣聞刑懲小人義責君子君子之責在心不在限也正
始中任何晏以選舉內外之衆職各得其才粲然之美於斯可觀
如此非徒御之以限法之所致乃委任之由也委任之懼甚於限
法是法之失非已之尤尤不在已責之無懼所謂齊之以刑人免
而無恥者也苟委任之一則慮罪之及二則懼致怨諷已快則朝
野稱詠不善則衆惡見歸此之戰戰孰與倚限法以苟免乎咸再
爲本郡中正遭繼母憂去官頃之起以議郎長兼司隸校尉咸前
後固辭不聽勅使者就拜咸復送還印綬公車不通催使攝職咸
以身無兄弟喪祭無主重自陳乞乃使於官舍設靈坐咸又上表
曰臣旣鶩弱不勝重任加在哀疚假息日闕陛下過意授非所堪

披露丹款歸窮上聞謬詔既往終然無改臣雖不能滅身以全禮
教義無覩然虛忝隆寵前受嚴詔視事之日私心自誓隕越爲報
以貨賂流行所宜深絕切勅都官以此爲先而經彌日月未有所
得斯由陛下以獎厲慮於愚戇將必死繫故自掩檢以避其鋒
耳在職有日無赫然之舉又不應弦垂翅人誰復憚故光祿大
夫劉毅爲司諫聲震內外遠近清肅非徒毅有王臣匪躬之節亦
由所奏見從威風得伸也詔曰但當思必應繩中理威風日伸何
獨劉毅時朝廷寬弛豪右放恣交私請託朝野溷淆咸奏免河南
尹澹左將軍倩廷尉高光兼河南尹何攀等京都肅然貴戚懾伏
咸以聖人久冷其道天下化成是以唐虞三載考績九年黜陟其
在周禮三年大比孔子亦云三年有成而中間以來長吏到官未
幾便遷百姓困於無定吏卒疲於送迎時僕射王戎兼吏部咸奏

戎備位台輔兼掌選舉不能謐靜風俗以凝庶績至今人心傾動
開張浮競中郎李重李義不相匡正請免戎等官詔曰政道之本
誠宜久於其職咸奏是也戎職在論道吾所崇委其解禁止御史
中丞解結以成劾戎爲違典制越局侵官于非其分奏免咸官詔
亦不許咸上事以爲按令御史中丞督司百僚皇太子以下其在
行馬內有違法憲者皆彈糾之雖在行馬外而監司不糾亦得奏
之如今之文行馬之內有違法憲謂禁防之事耳宮內禁防外司
不得而行故專施中丞今道路橋梁不修鬪訟屠沽不絕如此之
比中丞推責州坐卽今所謂行馬內語施于禁防旣云中丞督司
百僚矣何復說行馬之內乎旣云百僚而不得復說行馬之內者
內外衆官謂之百僚則通內外矣司隸所以不復說行馬內外者
禁防之事已於中丞說之故也中丞司隸俱糾皇太子以下則共

對司內外矣不爲中丞專司內百僚司隸專司外百僚自有中丞
司隸以來更互奏內外衆官惟所糾得無內外之限也而結一旦
橫挫臣臣前所以不羅縷者與因結奏得從私願也今旣所願不
從而勅云但爲過耳非所不及也以此見原臣忝司直之任宜當
正已率人若其有過不敢受原是以申陳其愚司隸與中丞俱共
糾皇太子以下則從皇太子以下無所不糾也得糾皇太子而不
得糾尚書臣之闕塞旣所未譬皇太子爲在行馬之內邪皇太子
在行馬之內而得糾之尚書在行馬之內而不得糾無有此理此
理灼然而結以此挫臣臣可無恨耳其於觀聽無乃有怪邪臣識
石公前在殿上脫衣爲司隸荀愷所奏先帝不以爲非于時莫謂
侵官今臣裁糾尚書而當有罪乎咸累自上稱引故事條理灼然
朝廷無以易之吳郡顧榮常與親故書曰傳長虞爲司隸勁直忠

元康四年咸卒

咸子敷晞

咸從弟祗

果劾按驚人雖非周才偏亮可貴也元康四年卒官時年五十六
詔贈司隸校尉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謚曰貞有三子敷晞
纂長子敷嗣

敷字穎根清靜有道素解屬文除太子舍人轉尚書郎太傅參軍
皆不起永嘉之亂避地會稽元帝引爲鎮東從事中郎素有羸疾
頻見敦喻辭不獲免與病到職數月卒時年四十六晞亦有才思
爲上虞令甚有政績卒於司徒西曹屬

祗字子莊父嘏魏太常祗性至孝早知名以才識明練稱武帝始
建東宮起家太子舍人累遷散騎黃門郎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
戶母憂去職及葬母詔給太常五等吉凶導從其後諸卿夫人葬
給導從自此始也服終爲滎陽太守自魏黃初大水之後河濟汎
溢鄧艾常著濟河論開石門而通之至是復浸壞祗乃造沉菜一作

萊堰至今竟豫無水患百姓爲立碑頌焉尋表兼廷尉遷常侍左軍將軍及帝崩梓宮在殯而太傅楊駿輔政欲悅衆心議普進封爵祇與駿書曰未有帝王始崩臣下論功者也駿不從入爲侍中時將誅駿而駿不之知祇侍駿坐而雲龍門閉內外不通祇請與尚書武茂聽國家消息揖而下階茂猶坐祇顧曰君非天子臣邪今內外隔絕不知國家所在何得安坐茂乃驚起駿既伏誅裴楷息瓚駿之婿也爲亂兵所害尚書左僕射荀愷與楷不平因奏楷是駿親收付廷尉祇證楷無罪有詔赦之時又收駿官屬祇復啓曰昔魯芝爲曹爽司馬斬關出赴爽宣帝義之尚遷青州刺史駿之僚佐不可加罰詔又赦之祇多所維正皆如此除河南尹未拜遷司隸校尉以討楊駿勳當封郡公八千戶固讓減半降封靈川縣公千八百戶餘二千二百戶封少子暢爲武鄉亭侯又以本封

賜兄子雋爲東明亭侯楚王瑋之矯詔也祇以聞奏稽留免官朞年遷光祿勳復以公事免氏人齊萬年舉兵反以祇爲行安西軍司加常侍率安西將軍夏侯駿討平之遷衛尉以風疾遜位就拜常侍食卿祿秩賜錢及牀帳等尋加光祿大夫門施行馬及趙王倫輔政以爲中書監常侍如故以鎮衆心祇辭之以疾倫遣御史輿祇就職王戎陳準等相與言曰傅公在事吾屬無憂矣其爲物所倚信如此倫篡又爲右光祿開府加侍中惠帝還宮祇以經受僞職請退不許初倫之篡也孫秀與義陽王威等十餘人預撰儀式禪文及倫敗齊王冏收侍中劉逵常侍騶捷杜育黃門郎陸機右丞周導王尊等付廷尉以禪文出中書復議處祇罪會赦得原後以禪文草本非祇所撰於是詔復光祿大夫子宣尚弘農公主尋遷太子少傅上童遜位還第及成都王穎爲太傅復以祇爲少

懷帝即位

傅加侍中懷帝即位遷光祿大夫侍中未拜加右僕射中書監時太傅東海王越輔政祇既居端右每宣君臣謙光之道由此上下雍穆祇明達國體朝廷制度多所經綜歷左光祿開府行太子太傅侍中如故疾篤遜位不許遷司徒以足疾詔版輿上殿不拜大將軍荀晞表請遷都使祇出詣河陰修理舟楫為水行之備及洛陽陷沒遂共建行臺推祇為盟主以司徒持節大都督諸軍事傳檄四方遣子宣將公主與尚書令和郁赴告方伯徵義兵祇自屯盟津小城宣弟暢行河陰令以待宣祇以暴疾薨時年六十九祇自以義誠不終力疾手筆勅厲其二子宣暢辭旨深切覽者莫不感激慷慨祇著文章駁論十餘萬言

祇子宣

宣字世弘年六歲喪繼母哭泣如成人中表異之及長好學趙王倫以為相國掾尚書郎太子中舍人遷司徒西曹掾去職累遷為

懷帝聖

秘書丞驃騎從事中郎惠帝至自長安以宣為左丞不就遷黃門郎懷帝即位轉吏部郎又為御史中丞卒年四十九無子以暢子

沖為嗣

祇子暢

暢字世道年五歲父友見而戲之解暢衣取其金環與侍者暢不之惜以此賞之年未弱冠甚有重名以選入侍講東宮為秘書丞尋沒於石勒勒以為大將軍右司馬諳識朝儀恒居機密勒甚重之作晉諸公敘讚二十二卷又為公卿故事九卷咸和五年卒子詠過江為交州刺史太子右率

咸和五年暢卒

史臣曰武帝覽觀四方平章百姓永言啓沃任切爭臣傅玄體疆直之姿懷匪躬之操抗辭正色補闕彌違諤諤當朝不忝其職者矣及乎位居三獨彈擊是司遂能使臺閣生風貴戚斂手雖前代鮑葛何以加之然而惟此福心乏弘雅之度驟聞競爽為物議所

譏惜哉古人取戒於韋弦良有以也長虞風格凝峻弗墜家聲及其納諫汝南獻書臨晉居諒直之地有先見之明矣傳祇名父之子早樹風猷崎嶇危亂之朝匡救君臣之際卒能保全祿何可謂有道存焉

贊曰鵠觚貞諒實惟朝望志厲彊直性乖夷曠長虞剛簡無虧風尚子莊才識爰膺哀職忠績未申泉途遽逼

晉書四十七

列傳第十七

終

西川忠貞堂
氏書

晉書四十八

列傳第十八

向雄

向雄字茂伯河內山陽人也父韶彭城太守雄初仕郡為主簿事太守王經及經之死也雄哭之盡哀市人咸爲之悲後太守劉毅嘗以非罪笞雄及吳奮代毅爲太守又以少譴繫雄於獄司隸鍾會於獄中辟雄爲都官從事會死無人殯殮雄迎喪而葬之文帝名雄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王經於東市我不問也今鍾會躬爲叛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者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葬之哉今王誅旣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何必使雄違生背死以立於時殿下讎枯骨而捐之中野爲將來仁賢之資

西川忠貞堂
氏書

秦始中

咸寧初

太康初

不亦惜乎帝甚悅與談宴而遣之累遷黃門侍郎時吳奮劉毅俱
為侍中同在門下雄初不交言武帝聞之勅雄令復君臣之好雄
不得已乃詣毅再拜曰向被詔命君臣義絕如何於是即去帝聞
而大怒問雄曰我令卿復君臣之好何以故絕雄曰古之君子進
人以禮退人以禮今之進人若加諸膝退人若墜諸川劉河內於
臣不為戎首亦已幸甚安復為君臣之好帝從之泰始中累遷秦
州刺史假赤幢曲蓋鼓吹賜錢二十萬咸寧初入為御史中丞遷
侍中又出為征虜將軍太康初河南尹賜爵關內侯齊王攸將
歸藩雄諫曰陛下子弟雖多然有名望者少齊王臥在京邑所益
實深不可不思帝不納雄固諫忤旨起而徑出遂以憤卒弟匡惠
帝世為護軍將軍

段灼

武帝即位

疏文

段灼字休然敦煌人也世為西土著姓果直有才辯少仕州郡稍
遷鄧艾鎮西司馬從艾破蜀有功封關內侯累遷議郎武帝即位
灼上疏追理艾曰故征西將軍鄧艾心懷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
定巴蜀而受三族之誅臣竊悼之惜哉言艾之反也以艾性剛急
矜功伐善而不能協同朋類輕犯雅俗失君子之心故莫肯理之
臣敢昧死言艾所以不反之狀艾本屯田掌犢人宣皇帝拔之於
農吏之中顯之於宰府之職處內外之官據文武之任所在輒有
名績固足以明宣皇帝之知人矣會值洮西之役官兵失利刺史
王經困於圍城之中當爾之時二州危懼隴右慄慄幾非國家之
有也先帝以為深憂重慮思惟可以安邊殺敵莫賢於艾故授之
以兵馬解狄道之圍圍解雷屯上邽承官軍大敗之後士卒破膽
將吏無氣倉庫空虛器械殫盡艾欲積穀彊兵以待有事是歲少

雨又爲區種之法手執耒耜率先將士所統萬數而身不離僕虜之勞親執士卒之役故落門段谷之戰能以少擊多摧破彊賊斬首萬計遂委艾以廟勝成圖指授長策艾受命忘身龍驤麟振前無堅敵蜀地阻險山高谷深而艾步乘不滿二萬束馬懸車自投死地勇氣凌雲將士乘勢故能使劉禪震怖君臣面縛軍不踰時而巴蜀蕩定此又一作艾固足以彰先帝之善任矣艾功名已成亦當書之竹帛傳祚萬世七十老公復何所求哉艾以禪初降遠郡未附矯令承制權安社稷雖違常科有合古義原心定罪事可詳論故鎮西將軍鍾會吞天下之心恐艾威名知必不同因其疑似構成其事艾被詔書即遣彊兵束身就縛不敢顧望誠自知奉見先帝必無當死之理也會受誅之後艾叅佐官屬部曲將吏愚戇相聚自共追艾破壞車解其囚執艾在困地是以狼狽失據

夫反非小事若懷惡心卽當謀及豪傑然後乃能興動大眾不聞艾有腹心一人臨死口無惡言獨受腹背之誅豈不哀哉故見之者垂涕聞之者歎息此賈誼所以慷慨於漢文天下之事可爲痛哭者良有以也陛下龍興闡弘大度受誅之家不拘敘用聽艾立後祭祀不絕昔秦人憐白起之無罪吳人傷子胥之冤酷皆爲之立祠天下之人爲艾悼心痛恨亦由是也謂可聽艾門生故吏收艾尸柩歸葬舊墓還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繼封其後使艾闔棺定謚死無所恨赦冤魂於黃泉收信義於後世則天下徇名之士思立功之臣必投湯火樂爲陛下死矣帝省表甚嘉其意灼後復陳時宜曰臣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五里之郭圍圍而攻之有不尅者此天時不如地利城非不高池非不深穀非不多兵非不利委而去之此地利不如人和然古之王者非不

先推恩德結固人心人心苟和雖三里之城五里之郭不可攻也人心不和雖金城湯池不能守也臣推此以廣其義舜彈五絃之琴詠南風之詩而天下自理由堯人可比屋而封也曩者多難姦雄屢起攪亂衆心刀鋸相乘流死之孤哀聲未絕故臣以爲陛下當深思遠念杜漸防萌彈琴詠詩垂拱而已其要莫若推恩以協和黎庶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是故唐堯以親睦九族爲先周文以刑于寡妻爲急明王聖主莫不先親後疏自近及遠臣以爲太宰司徒衛將軍三王宜畱洛中鎮守其餘諸王自州征足任者年十五以上悉遣之國爲選中郎傅相才兼文武以輔佐之聽於其國繕修兵馬廣布恩信以撫下猶子愛國如家君臣分定百世不遷連城開地爲晉魯衛所謂磐石之宗天下服其疆矣雖云割地譬猶囊漏貯中亦一家之有耳若慮後世疆

大自可豫爲制度使得推恩以分子弟如此則枝分葉布稍自削小漸使轉至萬國亦後世之利非所患也昔在漢世諸呂自疑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諸侯九國之疆故不敢動搖於今之宜諸侯疆大是爲太山之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魏法禁錮諸王親戚隔絕不祥莫大焉間者無故又瓜分天下立五等諸侯上不象賢下不議功而是非雜揉例受茅土似權時之宜非經久之制將遂不改此亦煩擾之人漸亂之階也夫國之興也由於九族親睦黎庶協和其衰也在於骨肉疏絕百姓離心故夏邦不安伊尹歸殷殷邦不和呂氏入周殷監在於夏后去事之誠誠來事之鑒也又陳曰昔伐蜀募取涼州兵馬羌胡健兒許以重報五千餘人隨艾討賊功皆第一而乙亥詔書州郡將督不與中外軍同雖在上功無應封者唯金城太守楊欣所領兵以逼江由之勢得封者三

十人自金城以西非在欣部無一人封者苟在中軍之例雖下功必侯如州郡雖下功高不封非所謂近不重施遠不遺恩之謂也臣聞魚懸由於甘餌勇夫死于重報故荆軻募燕丹之義專諸感闔閭之愛七首振於秦庭吳刀耀於魚腹視死如歸豈不有由也哉夫功名重賞士之所競不平致怨由來久矣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分臣以爲此等宜蒙爵封灼前後陳事輒見等賢然身微宦孤不見進序乃取長假還鄉里臨去遣息上表曰臣受恩三世剖符守境試用無績沉伏數年犬馬之力無所復堪陛下弘廣納之聽採狂夫之言原臣侵官之罪不問干忤之愆天地恩厚於臣足矣臣聞忠臣之於其君猶孝子之於其親進則有欣然之慶非貪官也退則有戚然之憂非懷祿也其意在於不忘光君榮親情所不能已已者也臣伏自悼私懷至恨生長荒

裔而久在外任自還抱疾未嘗覲見陛下竟不知臣何人此臣之恨一也遭運會之世值有事之時而不能垂功名於竹帛此臣之恨二也逮事聖明之君而庭悴羸劣陳力又不能當歸死於地下此臣之恨三也哀二親早亡隕兄弟並凋喪孝敬無復施於家門此臣之恨四也夏之日忽以過冬之夜尋復來人生百歲尚以爲不足而臣中年嬰災此臣之恨五也慙日月之所養愧昊蒼而無報此臣之所以懷五恨而歎息臨歸路而自悼者也語有之曰華言虛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臣欲言天下太平而靈龜神狐未見仙芝萑莆未生麒麟未游乎靈禽之囿鳳凰未儀於太極之庭此臣之所以不敢華言而爲佞者也昔漢高祖初定天下于時成卒婁敬上書諫曰陛下取天下不與成周同而欲比隆成周臣竊以爲不侔於是漢祖感悟深納其言賜姓爲劉氏又顧謂

陸賈曰爲我著秦所以亡而吾所以得之者賈乃作新語之書述敘前世成敗以爲勸戒又田肯建一言之計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而受千金之賜故世稱漢祖之寬明博納所以能成帝業也今之言世者皆曰堯舜復興天下已太平矣臣獨以爲未亦竊有所勸焉且百王垂制聖賢吐言來事之明鑒也孟子曰堯不能以天下與舜則舜之有天下也天與之也昔舜爲相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天下諸侯朝覲者獄訟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舜曰天也乃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若居堯之宮逼堯之子非天所與者也曩昔西有不臣之蜀東有僭號之吳三主鼎足並稱天子魏文帝率萬乘之衆受禪於靡波而自以德同唐虞以爲漢獻卽是古之堯自謂卽是今之舜乃謂孟軻孫卿不通禪代之變遂作禪代之文刻石垂戒班示天下傳之後世亦安能使將來君

子皆曉然心服其義乎然魏文徒希慕堯舜之名推新集之魏欲以同於唐虞之盛忽骨肉之恩忘藩屏之固竟不能使四海賓服混一皇化而于時羣臣莫有諫者不其過矣哉孫卿曰堯舜禪讓是不然矣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彊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辯莫之能分至衆也非至明莫之能見此三至者非聖人莫之能盡由此言之孫卿孟軻亦各有所不取焉陛下受禪從東府入西宮兵刃耀天旌旗翳日雖應天順人同符唐虞然法度損益則亦不異於昔魏文矣故宜資三至以彊制之而今諸王有立國之名而無襟帶之實又蜀地有自然之險是歷世姦雄之所闕闕逋逃之所聚也而無親戚子弟之守此豈深思遠慮杜漸防萌者乎昔漢文帝據已成之業六合同風天下一家而賈誼上疏陳當時之勢猶以爲譬如抱火厝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此言

誠存不忘亡安不忘亂者也然臣之悽悽亦竊願陛下居安思危無曰高高在上常念臨深之義不忘履水之戒盡除魏世之弊法綏以新政之大化使萬邦欣欣喜戴洪惠昆蟲草木咸蒙恩澤朝廷詠康哉之歌山藪無伐檀之人此固天下所視望者也陛下自初踐祚發無諱之詔置箴諫之官赫然寵異諤諤之臣以明好直言之信恐陳事者知直言之不用皆杜口結舌祥瑞亦曷由來哉臣無陸生之才不在顧問之地蓋聞主聖臣直義在於有犯無隱臣不惟疏遠未信而言敢歷論前代隆名之君及亡敗之主廢興所由又博陳舉賢之路廣開養老之制崇必信之道又張設議者之難凡五事以聞臣之所言皆直陳古今已行故事非新聲異端也辭義實淺不足採納然臣私心誠謂有可發起覺悟遺忘願陛下察臣愚忠愍臣狂直無使天下以言者爲戒疾痛增篤退念桑

梓之詩惟狐死之義輒取長休歸近墳墓顧瞻宮闕繫情皇極不勝丹欵遣息頴表言其一曰臣聞善有章也著在經典惡有罰也戒在刑書上自遠古下洎秦漢其明主霸王及亡國闇君故可得而稱至于忠蹇賢相及佞諂姦臣亦可得而言故朝有諤諤盡規之臣無不昌也任用阿諛唯唯之士無不忘也是有國者皆欲求忠以自輔舉賢以自佐而忘國破家者相繼皆由任失其人所謂賢者不賢忠者不忠也臣謹言前任賢所由與任不肖所以亡者堯之末年四凶在朝而不去八元在家而不舉然致天平地寧四門穆穆其功固在重華之爲相夏癸放于鳴條商辛梟於牧野此俱萬乘之主而國滅身擒由不能屬任賢相用婦人之言荒淫無道肆志沉宴作靡靡之樂長夜之飲於是登糟丘臨酒池觀牛飲望肉林龍逢忠而被害比干諫而剖心天下之所以歸惡者也太

甲暴虐顛覆湯之典制於是伊尹放之桐宮而能改悔反善三年而後歸于亳既已放而復還殷道微而復興諸侯咸服號稱太宗實賴阿衡之盡忠也周室既衰諸侯並爭天王微弱政遂陵遲齊桓公淫亂之主耳然所以能九合一匡之功有尊周之名誠管夷吾之力及其死也蟲流出門豈非任豎貂之過乎且一桓公之身得管仲其功如彼用豎貂其亂如此夫榮辱存亡實在所任可不審哉秦本伯醫之後微微小邑至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自穆公至於始皇皆能留心待賢遠求異士招由余於西戎致五殺於宛市取丕豹於晉鄉迎蹇叔於宗里由是四方雄俊繼踵而至故能世為疆國吞滅諸侯奄有天下兼稱皇帝由謀臣之助也道化未淳崩于沙丘胡亥乘虐用詐自悞不能弘濟統緒克成堂構而乃殘賊仁義毒流黔首故陳勝吳廣奮臂大呼而天下響

應於是趙高逆亂閭樂承指二世窮迫自戮望夷子嬰雖立去帝為王孤危無輔四旬而亡此由邪臣擅命指鹿為馬所以速秦之禍也秦失其鹿豪傑競逐項羽既得而失之其咎在烹韓生而范增之謀不用假令羽既距項伯之邪說斬沛公于鴻門都咸陽以號令諸侯則天下無敵矣而羽距韓生之忠諫背范增之深計自謂霸王之業已定都彭城還故鄉為書被文繡此蓋世俗兒女之情耳而羽榮之是故五載為漢所擒至此尚不知覺悟乃曰天亡我非戰之罪甚痛矣哉且夫士之歸仁猶水之歸下禽之走曠野故曰為川驅魚者獺也為藪驅雀者鷙也為湯武驅人者桀紂也漢高祖起於布衣提三尺之刃而取天下用六國之資無唐虞之禪豈徒賴良平之奇謀盡英雄之智力而已乎亦由項氏為驅人也子孫承基二百餘年建成帝委政舅家使權勢外移安昌侯張

禹者漢之三公成帝保傅也帝親幸其家拜禹牀下深問天災人
事禹當惟大臣之節為社稷深慮忠言嘉謀陳其災患則王氏不
得專權寵王莽無緣乘勢位遂託雲龍而登天衢令漢祚中絕也
禹佞諂不忠挾懷私計徒低仰於五侯之間苟取容媚而已是以
朱雲抗節求尚方斬馬劍欲以斬禹以戒其餘可謂忠矣而成帝
尚復不寤乃以為居下訕上廷辱保傅罪死無赦詔御史將雲下
欲急烹之雲攀殿折檻幸賴左將軍辛慶忌叩頭流血以死爭之
若不然則雲已摧碎矣後雖釋檻不修欲以彰明直臣誠足以為
後世之戒何益於漢室所由亡也哉然世之論者以為亂臣賊子
無道之甚者莫過於莽此亦猶一作由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傳
稱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朋友歸仁及其輔
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動見稱述然于時人士詣闕上書薦莽者

不可稱紀內外羣臣莫不歸莽功德遭遇漢室中微國嗣三絕而
太后壽考為之宗主故莽得遂策命孺子而奪其位也昔湯武之
興亦逆取而順守之耳向莽深惟殷周取守之術崇道德務仁義
履信實去華偽施惠天下十有八年恩足以感百姓義足以結英
雄人懷其德豪傑竝用如此宗廟社稷宜未滅也光武雖復賢才
大業詎可冀哉莽即位之後自謂得天人之助以為功廣三王德
茂唐虞乃自驕矜奮其威詐班宣符讖震暴殘酷窮凶極惡人怨
神怒冬雷電以驚其耳目夏地動以惕其心腹而莽猶不知覺悟
方復重行不順時之令竟連伍之刑佞媚者親幸忠諫者誅夷由
是天下忿憤內外俱發四海分崩城池不守身死於匹夫之手為
天下笑豈不異哉其所由然者非取之過而守之非道也莽既屠
肌六合雲擾劉聖公已立而不辨盆子承之而覆敗公孫述又稱

帝於蜀漢如此數子固非所謂應天順人者徒爲光武之驅除者耳夫天下者蓋亦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又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由此言之主非常人也有德則天下歸之無德則天下叛之故古之明王其勞心遠慮常如臨川無津涯於是法天地象四時隆恩德敬大臣近忠直遠佞人仁孝著乎宮牆弘化洽乎兆庶爲平直如砥矢信義感人神雖有椒房外戚之寵不受其委曲之言雖有近習愛幸之豎不聽其姑息之辭四門穆穆闕而不闔待諫者而無忌恒戰戰慄慄不忘戒懼所以欲永終天祿恐爲將來賢聖之驅除也且臣聞之懼危者常安者也憂亡者恒存者也使夫有國之君能安不忘危則本枝百世長保榮祚名位與天地無窮亦何慮乎爲來者之驅除哉傳有之曰狂夫之言明主察焉其二曰士之立業行非

一槩吳起貪官母死不歸殺妻求將不孝之甚然在魏使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曾參閔騫誠孝子也不能宿夕離其親豈肯出身致死涉危險之地哉今大晉應期運之所授齊聖美於有虞而吳人不臣稱帝私附此亦國之羞也陛下誠欲致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使奮威淮浦震服蠻荆者故宜疇咨博采廣開貢士之路薦巖穴舉賢才徵命考試匪俊莫用今臺閣選舉塗一作徒塞耳目九品訪人唯問中正故據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孫則當塗之昆弟也二者苟然則葦門蓬戶之俊安得不有陸沉者哉其三曰昔田子方養老馬而窮士知所歸況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乎昔明王聖主無不養老老人衆多未必皆賢不可悉養故父事三老所以明孝宗事五更所以明敬孟子曰吾老以及人之老吾幼以及人之幼今天下雖定而華山之

陽無放馬之羣桃林之下未有休息之牛故以吳人尙未臣服故也夫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天下元元瞻望新政願陛下思子方之仁念犬馬之勞思惟蓋之報發仁惠之詔廣開養老之制其四曰法令賞罰莫大乎信古人有言人而無信不知其可況有養人以惠使人以義而可以不信行之哉臣前爲西郡太守被州所下已未詔書羌胡道遠其但募取樂行不樂勿彊臣被詔書輒宣恩廣募示以賞信所得人名卽條言征西其晉人自可差簡丁彊如法調取至於羌胡非恩意告諭則無欲度金城河西者也自往每興軍渡河未曾有變故刺史郭綏勸帥有方深加獎厲要許重報是以所募感恩利賞遂立績效功在第一今州郡督將並已受封羌胡健兒或王或侯不蒙論敘也晉文猶不貪原而失信齊桓不惜地而背盟況聖主乎其五曰昔周漢之興樹親建德周因五

等之爵漢有河山之誓及其衰也神器奪於重臣國祚移於他人故滅周者秦非姬姓也代漢者魏非劉氏也於今國家大計使異姓無裂土專封之邑同姓並據有連城之地縱復令諸王後世子孫還自相并蓋亦楚人失繁弱於雲夢尙未爲亡其弓也其於神器不移他族則始祖不遷之廟萬年億光不改其名矣大晉諸王二十餘人而公侯伯子男五百餘國欲言其國皆小乎則漢祖之起俱無尺土之地況有國者哉將謂大晉世世賢聖而諸侯之胤常不肖邪則放勳欽明而有丹朱瞽瞍頑凶而有虞舜天下有事無不由兵而無故多樹兵本廣開亂原臣故曰五等不便也臣以爲可如前表諸王宜大其國增益其兵悉遣守藩使形勢足以相接則陛下可高枕而臥耳臣以爲諸侯伯子男名號皆宜改易之使封爵之制祿奉禮秩並同天下諸侯之例臣聞與覆車同軌者

未嘗安也與死人同病者未嘗生也與亡國同法者未嘗存也況夫魏魏大晉方將登太山禪梁父刻石書勳垂示無窮宜遠鑒往代興廢深為嚴防使著事奮筆必有紀焉昔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此臣所以私懷慷慨自忘輕賤者也灼書奏帝覽而異焉擢為明威將軍魏興太守卒于官

閻續

閻續字續伯巴西安漢人也祖圃為張魯功曹勸魯降魏封平樂鄉侯父璞嗣爵仕吳至牂牁太守續僑居河南新安少游英豪多所交結博覽墳典該通物理父卒繼母不慈續恭事彌謹而母疾之愈甚乃誣續盜父時金寶訟于有司遂被清議十餘年續無怨色孺謹不怠母後意解更移中正乃得復出為太傅楊駿舍人轉等復令駿之誅也續棄官歸娶駿故主簿潘岳掾崔基等共葬之

續理愍懷太子之冤

上書文

基岳畏罪推續為主墓成當葬駿從弟模告武陵王澹將表殺造意者眾咸懼填冢而逃續獨以家財成墓葬駿而去國子祭酒鄒湛以續才堪佐著薦於祕書監華嶠嶠曰此職閑廩重貴勢多爭之不暇求其才遂不能用河間王顥引為西戎校尉司馬有功封平樂鄉侯愍懷太子之廢也續與棺詣闕上書理太子之冤曰伏見赦文及榜下前太子適手疏以為驚愕自古以來臣子悖逆未有如此之甚也幸賴天慈全其首領臣伏念適生於聖父而至此者由於長養深宮沉淪富貴受饒先帝父母驕之每見選師傅下至羣吏率取膏粱擊鍾鼎食之家希有寒門儒素如衛綰周文石奮疎廣洗馬舍人亦無汲黯鄭莊之比遂使不見事父事君之道臣案古典太子居以士禮與國人齒以此明先王欲令知先賤然後乃貴自頃東宮亦微太盛所以致敗也非但東宮歷觀諸王師

友文學皆豪族力能得者率非龔遂王陽能以道訓友無亮直三益之節官以文學爲名實不讀書但共鮮衣好馬縱酒高會嬉遊博奕豈有切磋能相長益臣常恐公族遲陵以此歎息今適可以爲戒恐其被斥棄逐遠郊始當悔過無所復及昔戾太子無狀稱兵距命而壺關三老上書有田千秋之言猶曰子弄父兵罪應笞耳漢武感悟之築思子之臺今適無狀言語悖逆受罪之日不敢失道猶爲輕於戾太子尚可禁持重選保傅如司空張華道德深遠乃心忠誠以爲之師光祿大夫劉寶寒苦自立終始不衰年同呂望經籍不廢以爲之保尚書僕射裴頌明允恭肅體道居正以爲之友置游談文學皆選寒門孤宦以學行自立者及取服勤更事涉履艱難事君事親各行素聞者使與共處使嚴御史監護其家絕貴戚子弟輕薄賓客如此左右前後莫非正人師傳文學可

令十日一講使共論議於前勅使但道古今孝子慈親忠臣事君及思愆改過之義皆聞善道庶幾可全昔太甲有罪放之三年思庸克復爲殷明王又魏文帝懼於見廢夙夜自祇竟能自全及至明帝因母得罪廢爲平原侯爲置家臣庶子師友文學皆取正人共相匡矯兢兢慎罰事父以孝父沒事母以謹聞于天下于今稱之漢高皇帝數置酒於庭欲廢太子後四皓爲師子房爲傅竟復成就前事不忘後事之戒孟軻有云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慮患也深故多善功李斯云慈母多敗子嚴家無格虜由陛下驕適使至於此庶其受罪以來足自思改方今天下多虞四夷未寧將何國隙儲副大事不宜空虛宜爲大計小復停畱先加嚴誨依平原侯故事若不悛改棄之未晚也臣素寒門無力仕宦不經東宮情不私適念昔楚國處女諫其王曰有龍無尾言年四十未有太子

臣嘗備近職雖未得自結天日情同閹寺恹恹之誠皆爲國計臣
老母見臣爲表乃爲臣卜卦云書御卽死妻子守臣涕泣見止臣
獨以爲頻見拔擢嘗爲近職此恩難忘何以報德唯當陳誠以死
獻忠輒具棺絮伏須刑誅書御不省及張華遇害賈謐被誅朝野
震悚續獨撫華尸慟哭曰早語君遜位而不肯今果不免命也夫
過此賈謐尸曰小兒亂國之由誅其晚矣皇太孫立續復上疏曰
臣前上書訟太子之枉不見省覽昔壺關三老陳衛太子之寃而
漢武築思子之臺高廟令田千秋上書不敢正言託以鬼神之教
而孝武大感月中三遷位至丞相乘車入殿號曰車氏恨臣精誠
微薄不能有感竟使太子流離沒命許昌向令陛下卽納臣言不
致此禍天贊聖意三公獻謀庶人賜死罪人斯得太子以明臣恨
其晚無所復及詔書慈悼迎喪反葬復其禮秩誠副衆望不意呂

霍之變復生於今日伏見詔書建立太孫斯誠陛下上順先典以
安社稷中慰慈悼寃魂之痛下令萬國心有所繫追惟庶人所爲
無狀幾傾宗廟賴相國太宰至忠憤發潛謀俱斷奉贊聖意以成
神武雖周誅二叔漢掃諸呂未足以喻臣願陛下因此大更釐改
以爲永制禮置太子居以士禮與國人齒爲置官屬皆如朋友不
爲純臣旣使上厭至望以崇孝道又令不相嚴憚易相規正昔漢
武旣信奸讒危害太子復用望氣之言欲盡誅詔獄中囚邴吉以
皇孫在焉閉門距命後遂擁護皇孫督罰乳母卒至成人立爲孝
宣皇帝苟志於忠無往不可歷觀古人雖不避死亦由世教寬以
成節吉雖距詔書事在於忠故宥而不責自晉興已來用法太嚴
遲速之間輒加誅斬一身伏法猶可彊爲今世之誅動輒滅門昔
呂后臨朝肆意無道周昌相趙三召其王而昌不遣先徵昌入乃

後召王此由漢制本寬得使爲快假令如今呂后必謂昌已反夷其三族則誰敢復爲殺身成義者哉此法宜改可使經遠又漢初廢趙王張敖其臣貫高謀弒高祖高祖不誅以明臣道田叔孟舒一人爲奴髡鉗隨王隱親侍養故令平安向使晉法得容爲義東宮之臣得如周昌固護太子得如邴吉詔不坐伏死諫爭則聖意必變太子以安如田叔孟舒侍從一罪者則隱親左右姦凶毒藥無緣得設太子不夭也臣每責東宮臣故無侍從者後聞頗有於道路望車拜辭而有司收付洛陽獄奏科其罪然臣故莫從良有以也又本置三率盛其兵馬所以宿衛防虞而使者卒至莫不警嚴覆請審者此由恐懼滅族今皇孫沖幼去事多故若有不虞疆臣專制姦邪矯詐雖有相國保訓東宮擁佑之恩同於邴吉適可使玉體安全宜開來防可著于令自今已後諸有廢

興倉卒羣臣皆得輒嚴須錄詣殿前面受口詔然後爲信得同周昌不遣王節下聽臣子隱親得如田叔孟舒不加罪責則永固儲副以安後嗣之遠慮也來事難知往事可改臣前每見詹事裴權用心懇惻舍人秦戢數上疏啓諫而爰倩贈以九列權有忠意獨不蒙賞謂宜依倩爲比以寵其魂推尋表疏如秦戢輩及司隸所奏諸敢拜辭於道路者明詔稱揚使微異於衆以勸爲善以獎將來也續又陳今相國雖已保傳東宮保其安危至於旦夕訓誨輔導出入動靜劬勞宜選寒苦之士忠貞清正老而不衰如城門校尉梁柳白衣南安朱沖比者以爲師傅其侍臣以下文武將吏且勿復取盛戚豪門子弟若吳太妃家室及賈郭之黨如此之輩生而富溢無念修己率多輕薄浮華相驅放縱皆非所補益於吾少主者也皆可擇寒門篤行學問素士更履險易節義足稱者以備

羣臣可輕其禮儀使與古同於相切磋爲益昔魏文帝之在東宮
徐幹劉楨爲友文學相接之道並如氣類吳太子登顧譚爲友諸
葛恪爲賓卧同床帳行則參乘交如布衣相呼以字此則近代之
明比也天子之子不患不富貴不患人不敬畏患於驕盈不聞其
過不知稼穡之艱難耳至於甚者乃不知名六畜可不勉哉昔周
公親撻伯禽曹叅答霍二百聖考慈父皆不傷恩今不忍小相維
持令至闕失頓相罪責不亦誤哉在禮太子朝夕視膳皆定晨省
跪問安否於情得盡五日一朝於敬既簡於恩亦疎易致構問故
曰一朝不朝其闕容刀五日之制起漢高祖身爲天子父爲庶人
萬機事多故闕私敬耳今主上臨朝太子無事專主奉養且改此
俗文王世子篇曰王季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安有逸豫五日
一覲哉續又陳今迎太子神柩孤魂獨行太孫幼冲不可涉道謂

可遣妃奉迎遠路令其父衍隨行衛護皇太子初見誣陷臣家門
無祐三世假親具嘗辛苦以家觀國固知太子有變臣故求副監
國欲依邴吉故事距違來使供養擁護身親飲食醫藥與足救危
主者以臣名資輕淺不肯見與世人見笑謂爲此職進退難居有
必死憂臣獨以爲苟全儲君賈氏所誅甘心所願今監國御史直
副皆當三族侍衛無狀實自宜然臣謂其小人不足具責故孔子
曰可以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是以聖王慎選故河南尹
向雄昔能犯難葬故將鍾會文帝嘉之始拔顯用至於先帝以爲
右率如間之事若得向雄之比則豈可觸哉此二使者但爲愚怯
亦非與謀但可誅身自全三族如郭倣郭斌則於刑爲當又東宮
亦宜妙選忠直亮正如向雄比陛下千秋萬歲之後太孫幼冲選
置兵衛宜得柱石之士如周昌者世俗淺薄士無廉節賈謚小兒

侍寵恣睢而淺中弱植之徒更相翕習故世號魯公二十四友又謚前見臣表理太子曰閻兒作此為健然觀其意欲與諸司馬家同皆為臣寒心伏見詔書稱明滿奮樂廣侍郎賈胤與謚親理而亦疏遠往免父喪之後停家五年雖為小屈有識貴之潘岳繆徽等皆謚父黨共相沉浮人士羞之聞其晏然莫不為怪今詔書暴揚其罪並皆遣出百姓咸云清當臣獨謂非但岳徽二十四人宜皆齊黜以肅風教朝廷善其忠烈擢為漢中太守趙王倫死既葬續以車轍其冢時張華兄子景後徙漢中續又表宜還續不護細行而慷慨好大節卒於官時年五十九續五子皆開朗有才力長子亨為遼西太守屬王浚自用其人亨不得之官依青州刺史苟晞刑政苛虐亨數切諫為晞所害

史臣曰愍懷之廢也天下稱其冤然皆懼亂政之叅夷懼淫嬖之

凶忍遂使謀臣懷忠而結舌義士蓄憤而吞聲閻續伯官既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輕生重義視死如歸伏奏而待嚴誅輿棺以趨鼎鑊察言觀行豈非忠直壯乎顧視晉朝公卿曾不得與其徒隸齒也茂伯篤終哭王經以全節休然追遠理鄧艾以成名故得義感明時仁流枯骨雖朱勃追論新息樂布奏事彭王弗之尚也贊曰感義收會篤終理艾道既相侔名亦俱泰續伯區區輿櫬陳暮偏茲淫嬖弗遂良圖啜其泣矣何嗟及乎

暮風茲至...
 贊曰...
 蘇...
 歐...
 奇...
 凶...

晉書四十九
 列傳第十九

阮籍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父瑀魏丞相掾知名於世籍容貌瓌
 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而喜怒不形於色或閉戶視書
 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博覽羣籍尤好莊老嗜酒能嘯
 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惟族兄文業每嘆服
 之以爲勝已由是咸共稱異籍嘗隨叔父至東郡兗州刺史王昶
 請與相見終日不開一作一言自以不能測太尉蔣濟聞其有儁
 才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曰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
 英豪翹首俊賢抗足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爲掾屬辟書始下而下
 走爲首昔子夏在於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處於黍谷之陰

奏記

魏川中...
 氏...

魏曹爽輔政
宣帝為太傅
魏高貴鄉公皇后

而昭王陪乘夫布衣韋帶之士孤居特立王公大人所以禮下之者為道存也今籍無鄒卜之道而有其陋猥見採擇無以稱當方將耕於東臯之陽輸黍稷之餘稅負薪疲病足力不彊補吏之名非所克堪乞迴謬恩以光清舉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於是鄉親共喻之乃就吏後謝病歸復為尚書郎少時又以病免及曹爽輔政名為叅軍籍因以疾辭屏於田里歲餘而爽誅時人服其遠識宣帝為太傅命籍為從事中郎及帝崩復為景帝大司馬從事中郎高貴鄉公即位封關內侯徙散騎常侍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文帝初欲為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及文帝輔政籍嘗從容言於帝曰籍平生曾游東平

樂其風土帝大悅即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郵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帝引為大將軍從事中郎有司言有子殺母者籍曰嘻殺父乃可至殺母乎坐者怪其失言帝曰殺父天下之極惡而以為可乎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眾乃悅服籍聞步兵厨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遺落世事雖去佐職恒游府內朝宴必與焉會帝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為其辭籍沉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方據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便書按使寫之無所改竄辭甚清壯為時所重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性至孝母終正與人圍碁對者求止籍畱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將葬食一蒸肫飲二斗酒然後臨訣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又吐血數升毀瘠骨立殆致滅性裴楷往吊之籍

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吊嘑畢便去或問楷凡吊者主哭客乃爲
禮籍既不哭君何爲哭楷曰阮籍既方外之士故不崇禮典我俗
中之士故以軌儀自居時人歎爲兩得籍又能爲青白眼見禮俗
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嵇喜來吊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
之乃齋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疾之若讐
而帝每保護之籍嫂嘗歸寧籍相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爲我
設邪鄰家少婦有美色當釭沽酒籍嘗詣飲醉便卧其側籍既不
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
兄徑往哭之盡哀而還其外坦蕩而內淳至皆此類也時率意獨
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嘆曰
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嘆於是賦豪傑詩景
元四年冬卒時年五十四籍能屬文初不畱思作詠懷詩八十餘

篇爲世所重著達莊論敘無爲之貴文多不錄籍嘗於蘇門山遇
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栖神道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
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遂歸著大人先
生傳其略曰世之所謂君子惟法是修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
繩墨行欲爲目前檢言欲爲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鄰國士欲圖
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羣蟲之處禪中逃乎深縫匿乎壞絮
自以爲吉宅一作兆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禪襠自以爲得繩
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羣蟲處於禪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
處域內何異夫蟲之處禪中乎此亦籍之胸懷本趣也子渾字長
成有父風少慕通達不飾小節籍謂曰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
復爾太康中爲太子庶子
咸字仲容父熙武都太守咸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爲竹林之游當

世禮法者譏其所爲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服皆錦綺粲目咸以竿挂大布犢鼻於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歷仕散騎侍郎山濤舉咸典選曰阮咸貞素寡欲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若在官人之職必絕於時武帝以咸耽酒浮虛遂不用太原郭奕高爽有識量知名於時少所推先見咸心醉不覺歎焉而居母喪縱情越禮素幸姑之婢姑當歸于夫家初云畱婢旣而自從去時方有客咸聞之遽借客馬追婢旣及與婢累騎而還論者甚非之咸妙解音律善彈琵琶雖處世不交人事惟共親知弦歌酣宴而已與從子修特相善每以得意爲歡諸阮皆飲酒咸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杯觴斟酌以大盆盛酒圓坐相向大酌更飲時有羣豕來飲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飲之羣從昆弟莫不以放達爲行籍弗之許荀勗每

與咸論音律自以爲遠不及也疾之出補始平太守以壽終二子

瞻字

瞻字千里性清虛寡欲自得於懷讀書不甚研求而默識其要遇理而辯辭不足而旨有餘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爲彈之神氣沖和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潘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由是識者歎其恬澹不可榮辱矣舉止灼然見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卽命倅之時人謂之三語掾太尉王衍亦雅重之瞻常羣行冒熱渴甚逆旅有井衆人競趨之瞻獨逡巡在後須飲者畢乃進其夷退無競如此東海王越鎮許昌以瞻爲記室叅軍與王承謝鯤鄧攸俱在越府越與瞻等書曰禮年八歲出就外傳明始可以加師訓之則十年曰幼學明可漸先王之教也然學之

所入淺體之所安深是以閑習禮容不如式瞻儀度諷誦遺言不若親承音旨小兒毗既無令淑之質不聞道德之風望諸君時以閑豫周旋誨接永嘉中為太子舍人瞻素執無鬼論物莫能難每自謂此理足可以辯正幽明忽有一客通名詣瞻寒溫畢聊談名理客甚有才辯瞻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即僕便是鬼於是變為異形須臾消滅瞻默然意色大惡後歲餘病卒於倉垣時年三十

字字遙集其母即胡婢也字之初生其姑取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遙集於上楹而以字焉初辟太傅府遷騎兵屬避亂渡江元帝以為安東叅軍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時帝既用申韓以救世而字之徒未能棄也雖然不以事任處之轉丞相從事中郎

終日酣縱恒為有司所按帝每優容之琅邪王裒為車騎將軍鎮廣陵高選綱佐一作佐以字為長史帝謂曰卿既統軍府郊壘多事宜節飲也字答曰陛下不以臣不才委之以戎旅之重臣僂俛從事不敢有言者竊以今王蒞鎮威風赫然皇澤遐被賊寇斂迹氛稜既澄日月自朗臣亦何可燭火不息正應端拱嘯詠以樂當年耳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守以金貂換酒復為所司彈劾帝宥之轉太子中庶子左衛率領屯騎校尉明帝即位遷侍中從平王敦賜爵南安縣侯轉吏部尚書領東海王師稱疾不拜詔就家用此尚書令郗鑒以為非謂帝曰就用之誠不快不爾便廢才及帝疾大漸温嶠入受顧命過字要與同行升車乃告之曰主上遂大漸江左危弱實資羣賢共際世務卿時望所歸今欲屈卿同受顧託字不答固求下車嶠不垂至臺門告嶠內迫求暫下便徒步還

咸初

劉顛卒

從子修

家初祖約性好財字性好屐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詣約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籠以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正見自蠟屐因自嘆曰未知一生當着幾量屐神色甚開暢於是勝負始分咸和初拜丹陽尹時太后臨朝政出舅族孚謂所親曰今江東雖累世而年數實淺主幼時艱運終百六而庾亮年小德信未孚以吾觀之將兆亂矣會廣州刺史劉顛卒遂苦求出王導等以孚疎放非京尹才乃除都督交廣寧三州軍事鎮南將軍領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未至鎮卒年四十九尋而蘇峻作逆識者以為知幾無子從孫廣嗣

修字宣子好易老善清言嘗有論鬼神有無者皆以人死者有鬼修獨以為無曰今見鬼者云着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有鬼邪論者服焉後遂伐社樹止之修曰若社而為樹伐樹則社移

樹而為社伐樹則社亡矣性簡任不修人事絕不喜見俗人遇便舍去意有所思率爾褰裳不避晨夕至或無言但欣然相對常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富貴而不肯顧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與兄弟同志常自得於林阜之間王衍當時談宗自以論易略盡然有所未了研之終莫悟每云不知比沒當見能通之者不衍族子敦謂衍曰阮宣子可與言衍曰吾亦聞之但未知其亶亶之處定何如耳及與修談言寡而旨暢衍乃歎服焉梁國張偉志趣不常自隱於屠釣修愛其才美而知其不真偉後為黃門郎陳留內史果以世事受累修居貧年四十餘未有室王敦等歛錢為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錢而不得修所著述甚寡嘗作大鵬贊曰蒼蒼大鵬誕自北溟假精靈鱗神化以生如雲之翼如山之形海運水擊扶搖上征翕然層舉背負太清志存天

族弟放
中興

成帝解

放弟裕
裕屬敦敦

咸和初

成帝崩

地不屑唐庭一作唐庭鳩仰笑尺鴟所輕超世高逝莫知其情王
敦時為鴻臚卿謂曰卿常無食鴻臚丞差有祿能作不脩曰亦
復可爾耳遂為之轉太傅行參軍太子洗馬避亂南行至西陽期
思縣為賊所害時年四十二

放字思度祖略齊郡太父顓淮南內史放少與孚並知名中興
除太學博士太子中舍人庶子時雖戎車屢駕而放侍太子常說
老莊不及軍國明帝甚友愛之轉黃門侍郎遷吏部郎在銓管之
任甚有稱績時成帝幼沖庾氏執政放求為交州乃除監交州軍
事揚威將軍交州刺史行達寧浦逢陶侃將高寶平梁碩自交州
還放設饌請寶伏兵殺之寶眾擊放敗走保簡陽城得免到州少
時暴發渴見寶為祟遂卒朝廷甚悼惜之年四十四追贈廷尉放
素知名而性清約不營產業為吏部郎不免饑寒王導庾亮以其

名士常供給衣食子晞之南頓太守

裕字思曠宏遠不及放而以德業知名弱冠辟太宰掾太將軍王
敦命為主簿甚被知遇裕以敦有不臣之心乃終日酣觴以酒廢
職敦謂裕非當世實才徒有虛譽而已出為溧陽令復以公事免
官由是得違敦難論者以此貴之咸和初除尚書郎時事故之後
公私弛廢裕遂去職還家居會稽剡縣司徒王導引為從事中郎
固辭不就朝廷將欲徵之裕知不得已乃求為王舒撫軍長史舒
薨除吏部郎不就即家拜臨海太守少時去職司空郗鑒請為長
史詔徵秘書監皆以疾辭復除東陽太守尋徵侍郎不就還剡山
有肥遯之志有以問王羲之羲之曰此公近不驚寵辱雖古之沈
冥何以過此又云裕骨氣不及逸少簡秀不如真長韶潤不如仲
祖思致不如殷浩而兼有諸人之美成帝崩裕赴山陵事畢便還

諸人相與追之裕亦審時流必當逐已而疾去至方山不相及劉
惔歎曰我入東正當泊安石渚下耳不敢復近思曠傷裕雖不博
學論難甚精嘗問謝萬云未見四本論君試爲言之萬敘說既畢
裕以傳嘏爲長於是構辭數百言精義入微聞者皆嗟味之裕嘗
以人不須廣學正應以禮讓爲先故終日靜默無所脩綜而物自
宗焉在剡曾有好車借無不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後裕
聞之乃嘆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爲遂命焚之在東山
久之復徵散騎常侍領國子祭酒俄而復以爲金紫光祿大夫領
琅邪王師經年敦逼並無所就御史中丞周閔奏裕及謝安違詔
累載並應有罪禁錮終身詔書貫之或問裕曰子屢辭徵聘而宰
二郡何邪裕曰雖屢辭王命非敢爲高也吾少無宦情兼拙於人
間旣不能躬耕自活必有所資故曲躬二郡豈以騁能私計故耳

裕卒
子孫
元熙中

年六十二卒三子傭寧普傭早卒寧鄱陽太守普驃騎諮議叅軍
傭子歆之中領軍寧子腆祕書監腆弟萬齡及歆之子彌之元熙
中並列顯位

嵇康

嵇康字叔夜譙國鉅人也其先姓奚會稽上虞人以避怨徙焉鉅
有嵇山家于其側因而命氏兄喜有當世才歷太僕宗正康早孤
有奇才遠邁不羣身長七尺八寸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
自藻飾人以爲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恬靜寡慾含垢匿瑕寬簡有
大量學不師受博覽無不該通長好老莊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
夫常修養性服食之事彈琴詠詩自足於懷以爲神仙稟之自然
非積學所得至於導養得理則安期彭祖之倫可及乃著養生論
又以爲君子無私其論曰夫稱君子者心不措乎是非而行不違

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氣靜神虛者心不存於矜尚體亮心達者情不繫於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繫於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物情順通故大道無違越名任心故是非無措也是故言君子則以無措為主以通物爲美言小人則以匿情爲非以違道爲闕何者匿情矜吝小人之至惡虚心無措君子之篤行也是以大道言及吾無身吾又何患無以生爲貴者是賢於貴生也由斯而言夫至人之用心固不存有措矣故曰君子行道忘其爲身斯言是矣君子之行賢也不察於有度而後行也任心無邪不議於善而後正也顯情無措不論於是而後爲也是故傲然忘賢而賢與度會忽然任心而心與善遇儻然無措而事與是俱也其略如此蓋其胸懷所寄以高契難期每思郢質所與神交者惟陳留阮籍河內山濤豫其流者河內向秀沛國劉伶

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爲竹林之游世所謂竹林七賢也戎自言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康嘗採藥游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反時有樵蘇者遇之咸謂神至汲郡山中見孫登康遂從之遊登沈默自守無所言說康臨去登曰君性烈而才儁其能免乎康又遇王烈共入山烈嘗得石髓如飴卽自服半餘半與康皆疑而爲石又於石室中見一卷素書遽呼康往取輒不復見烈乃歎曰叔夜志趣非常而輒不遇命也其神心所感每遇幽逸如此山濤將去選官舉康自代康乃與濤書告絕曰聞足下欲以吾自代雖事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也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故爲足下陳其可否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爲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

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知堯舜之居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意氣所託一作先亦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季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爲人加少孤露母兄驕恣不涉經學又讀老莊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頽任逸之情轉篤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惟飲酒過差耳至爲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仇讐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吾以不如嗣宗之資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物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聞道士遺言餌木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

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逼伯成子高全其長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迫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彊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自卜已審若道盡塗殫則已耳足下無事寃之令轉於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復多疾顧此恨恨如何可言今但欲守陋巷教養子孫時時與親舊敘離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意畢矣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爲權益一旦迫之必發狂疾自非重讐不至此也旣以解足下并以爲別此書旣行知其不可羈屈也性絕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圍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鍛東平呂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康友而善之後安爲兄所枉訴以事

繫獄辭相證引遂復收康康性慎言行一旦縲繼乃作幽憤詩曰
嗟余薄祐少遭不造哀笄靡識越在襁緥母兄鞠育有慈無威恃
愛肆好不訓不師爰及冠帶憑寵自放抗心希古任其所尚託好
莊老賤物貴身志在守樸養素全真曰予不敏好善聞人子玉之
敗屢增惟塵大人含弘藏垢懷恥人之多僻政不由已惟此褊心
顯明臧否感悟思愆怛若創痛欲寡其過謫議沸騰性不傷物頻
致怨憎昔慙柳惠今愧孫登內負宿心外慙良朋仰慕嚴鄭樂道
閑居與世無營神氣晏如咨予不淑嬰累多虞匪降自天寔由頑
疎理弊患結卒致囹圄對答鄙訊繫此幽阻實恥訟寃時不我與
雖曰義直神辱志沮濕身滄浪曷云能補雍雍鳴雁厲翼北游順
時而動得意忘憂嗟我憤歎曾莫能疇事與願違遘茲淹留窮達
有命亦又何求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時恭默咎悔不生萬石周

慎安親保榮世務紛紜祇攬余情安樂必誠乃終利貞煌煌靈芝
一年三秀予獨何為有志不就懲難思復心焉內疚庶勗將來無
馨無臭採薇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吟頤神養壽初康居貧嘗與
向秀共鍛於大樹之下以自贍給潁川鍾會貴公子也精練有才
辯故往造焉康不為之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謂曰何所聞而
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以此憾之及是
言於文帝曰稽康臥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為慮耳因
譖康欲助母丘儉賴山濤不聽昔齊戮華士魯誅少正卯誠以害
時亂政故聖賢去之康安等言論放蕩非毀典謨帝王者所不宜
容宜因釁除之以淳風俗帝既昵聽信會遂并害之康將刑東市
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為師弗許康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
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時年四十海

內之士莫不痛之帝尋悟而恨焉初康嘗游于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辭致清辯因索琴彈之而為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人亦不言其姓字康善談理又能屬文其高情遠趣率然玄遠擬上古以來高士為之傳贊欲友其人於千載也又作太師箴亦足以明帝王之道焉復作聲無哀樂論甚有條理子紹別有傳

向秀

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也清悟有遠識少為山濤所知雅好老莊之學莊周著內外數十篇歷世方士雖有觀者莫適論其旨統也秀乃為之隱解發明奇趣振起玄風讀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時也惠帝之世郭象又述而廣之儒墨之迹見鄙道家之言遂盛焉始秀欲注嵇康曰此書詎復須注正是妨人作樂耳及成示

康曰殊復勝不又與康論養生辭難往復蓋欲發康高致也康善鍛秀為之佐相對欣然傷若無人又共呂安灌園於山陽康既被誅秀應本郡計入洛文帝問曰聞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為巢許狷介之士未達堯心豈足多慕帝甚悅秀乃自此役作思舊賦云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嵇意遠而疎呂心曠而放其後並各一作以事見法嵇博綜伎藝於絲竹特妙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逝將西邁經其舊廬于時日薄虞泉寒水淒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想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曰將命適於遠京兮遂旋反以北徂濟黃河以汎舟兮經山陽之舊居瞻曠野之蕭條兮息余駕乎城隅踐二子之遺迹兮歷窮巷之空廬歎黍離之愍周兮悲麥秀於殷墟一作追昔以懷今人一作兮心徘徊以躊躇棟宇在而弗毀兮形神逝其焉如

嵇康集卷之九

七

昔李斯之受罪兮歎黃犬而長吟悼嵇生之永辭兮顧日影而彈琴託運遇於領會兮寄餘命於寸陰聽鳴笛之慷慨兮妙聲絕而復尋佇駕言其將邁兮故授翰以寫心後為散騎侍郎轉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在朝不任職容迹而已卒於位二子純悌

劉伶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身長六尺容貌甚陋放情肆志常以細宇宙齊萬物為心澹然少言不妄交游與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攜手入林初不以家產有無介意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嘗渴甚求酒於其妻妻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兒之言慎不可聽仍飲酒

酒德頌之文

御肉隗然復醉嘗醉與俗人相忤其入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伶雖陶兀昏放而機應不差未嘗厝意文翰惟著酒德頌一篇其辭曰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為一朝萬期一作朝為須臾日月為扃牖八荒為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幙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惟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蜂一作鋒起先生於是方捧鬯承槽銜杯漱醪奮髯箕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悅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睹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若江海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螺贏之與螟蛉嘗為建威參軍泰始初對策盛言無為之化時輩皆以高第得調伶獨以無用罷竟以壽終

泰始初

謝鯤

謝鯤字幼輿陳國陽夏人也祖績典農中郎將父衡以儒素顯仕至國子祭酒鯤少知名通簡有高識不脩威儀好老易能歌善鼓琴王衍嵇紹並奇之永康中長沙王又入輔政時有疾鯤者言其將出奔又欲鞭之鯤解衣就罰曾無忤容既舍之又無喜色太傅東海王越聞其名辟為掾任達不拘尋坐家僮取官橐除名于時名士王玄阮修之徒並以鯤初登宰府便至黜辱為之歎恨鯤聞之方清歌鼓琴不以屑意莫不服其遠暢而恬於榮辱鄰家高氏女有美色鯤嘗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時人為之語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聞之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越尋更辟之轉叅軍事鯤以時方多故乃謝病去職避地于豫章嘗行經空亭中夜宿此亭舊每殺人將曉有黃衣人呼鯤字令開戶鯤愴然無懼色

便於窻中度手牽之脚斷視之鹿也尋血獲焉爾後此亭無復妖怪左將軍王敦引為長史以討杜弢功封咸亭侯母憂去職服闕遷敦大將軍長史時王澄在敦坐見鯤談話無勸惟歎謝長史可與言都不盼敦其為人所慕如此鯤不徇功名無砥礪行居身於可否之間雖自處若穢而動不累高敦有不臣之迹顯於朝野鯤知不可以道匡弼乃優游寄遇不屑政事從容諷議卒歲而已每與畢卓王尼阮放羊曼桓彝阮孚等縱酒敦以其名高雅相賓禮嘗使至都明帝在東宮見之甚相親重問曰論者以君方庾亮自謂何如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鯤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温嶠嘗謂鯤子尚曰尊大君豈惟識量淹遠至於神鑒沈深雖諸葛瑾之喻孫權不過也及敦將為逆謂鯤曰劉隗奸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匡主濟時何如對曰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

也敦怒曰君庸才豈達大理出鯤爲豫章太守又畱不遣藉其才
望逼與俱下敦至石頭歎曰吾不復得爲盛德事矣鯤曰何爲其
然但使自今以往日忘日去耳初敦謂鯤曰吾當以周伯仁爲尙
書令戴若思爲僕射及至都復曰近來人情何如鯤對曰明公之
舉雖欲大存社稷然悠悠之言實未達高義周顛戴若思南北人
士之望明公舉而用之羣情帖然矣是日敦遣兵收周戴而鯤弗
知敦怒曰君庸疎邪二子不相當吾已收之矣鯤以顛素相親重
聞之愕然若喪諸已叅軍王嶠以敦誅顛諫之甚切敦大怒命斬
嶠時人士畏懼莫敢言者鯤曰明公舉大事不戮一人嶠以獻替
忤旨便以釁鼓不亦過乎敦乃止敦旣誅害忠賢而稱疾不朝將
還武昌鯤喻敦曰公大存社稷建不世之勳然天下之心實有未
達若能朝天子使君臣釋然萬物之心於是乃服杖衆望以順羣

情盡冲退以奉主上如斯則勳侔一匡名垂千載矣敦曰君能保
無變乎對曰鯤近日入覲主上側席遲得見公宮省穆然必無虞
矣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勃然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人亦復何損
於時竟不朝而去是時朝望被害皆爲其憂而鯤推理安常時進
正言敦旣不能用內亦不悅軍還使之郡莅政清肅百姓愛之尋
卒官時年四十三敦死後追贈太常謚曰康子尚嗣別有傳

胡母輔之

胡母輔之字彥國泰山奉高人也高祖班漢執金吾父原練習兵
馬山濤稱其才堪邊任舉爲太尉長史終河南今輔之少擅高名
有知人之鑒性嗜酒任縱不拘小節與王澄王敦庾敳俱爲太尉
王衍所昵號曰四友澄嘗與人書曰彥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
不絕誠爲後進領袖也辟別駕太尉掾並不就以家貧求試守繁

越卒輔避亂渡江

子謙之

昌令始節酒自厲甚有能名遷尚書郎豫討齊王冏 爵陰平男
累轉司徒左長史復求外出為建武將軍樂安太守與郡人光逸
晝夜酣飲不視郡事成都王穎為太弟召為中庶子遂與謝鯤王
澄阮修王尼畢卓俱為放達嘗過河南門下飲河南騶王子博箕
坐其傍輔之叱使取火子博曰我卒也惟不乏吾事則已安復為
人使輔之因就與語歎曰吾不及也薦之河南尹樂廣廣召見甚
悅之擢為功曹其甄拔人物若此東海王越聞輔之名引為從事
中郎復補振威將軍陳畱太守王彌經其郡輔之不能討坐免官
尋除寧遠將軍揚州刺史不之職越復以為右司馬本州大中正
越薨避亂渡江元帝以為安東將軍諮議祭酒遷揚武將軍湘州
刺史假節到州未幾卒時年四十九子謙之

亦不以介意談者以為狂輔之正酣飲謙之闕而厲聲曰彥國年
老不得為爾將令我尻背東壁輔之歡笑呼入與共飲其所為如
此年未三十卒

畢卓

畢卓字茂世新蔡銅陽人也父湛中書郎卓少希放達為胡母輔
之所知太興末為吏部郎常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
其甕間盜飲之為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遽釋其縛
卓遂引主人宴於甕側致醉而去卓嘗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船
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
一生矣及過江為溫嶠平南長史卒官

王尼

王尼字孝孫城陽人也或云河內人本兵家子寓居洛陽卓犖不

太興末

羈初爲護軍府軍士胡母輔之與琅邪王澄北地傳暢中山劉興
穎川荀邃河東裴遐迭屬河南功曹甄述及洛陽令曹攄請解之
攄等以制旨所及不敢輔之等齋羊酒詣護軍門門吏疏名呈護
軍護軍歎曰諸名士持羊酒來將有以也尼時以給府養馬輔之
等入遂坐馬廐下與尼炙羊飲酒醉飽而去竟不見護軍護軍大
驚卽與尼長假因免爲兵東嬴公騰辟爲車騎府舍人不就時尚
書何綏奢侈過度尼謂人曰綏居亂世矜豪乃爾將死不久人曰
伯蔚聞言必相危害尼曰伯蔚比聞我語已死矣未幾綏果爲東
海王越所殺初入洛尼詣越不拜越問其故尼曰公無宰相之能
是以不拜因數之言甚切又云公負尼物越大驚曰寧有是也尼
曰昔楚人亡布謂令尹盜之今尼屋舍資財悉爲公軍人所略尼
今饑凍是亦明公之負也越大笑卽賜絹五十疋諸貴人聞競往

洛陽陷避亂江夏

餉之洛陽陷避亂江夏時王澄爲荊州刺史遇之甚厚尼早喪婦
止有一子無居宅惟畜露車有牛一頭每行輒使御之暮則共宿
車上常歎曰滄海橫流處處不安也俄而澄卒荆土饑荒尼不得
食乃殺牛壞車煮肉噉之旣盡父子俱餓死

羊曼

羊曼字祖延太傅祐兄孫也父暨陽平太守曼少知名本州禮命
太傅辟皆不就避難渡江元帝以爲鎮東叅軍轉丞相主簿委以
機密歷黃門侍郎尚書吏部郎晉陵太守以公事免曼任達顏縱
好飲酒温嶠庾亮阮放桓彝同志友善並爲中興名士時州里稱陳畱
阮放爲宏伯高平郗鑒爲方伯泰山胡母輔之爲達伯濟陰下壺爲裁
伯陳畱蔡謨爲朗伯阮孚爲誕伯高平劉綏爲委伯而曼爲黯一作黯
伯凡八人號竟州八伯蓋擬古之八儁也王敦旣與朝廷乖貳羈

避亂渡江

竟州八伯

蘇峻之亂

曼遇害

子賁

子聃

兖州四

錄朝士曼為右長史曼知敦不臣終日酣醉諷議而已敦以其士望厚加禮遇不委以事故得不涉其難敦敗代阮孚為丹陽尹時朝士過江初拜官相飾供饌曼拜丹陽客來早者得佳設日晏則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而不問貴賤有羊固拜臨海太守竟日皆美雖晚至者猶獲盛饌論者以固之豐腆乃不如曼之真率蘇峻作亂加前將軍率文武守雲龍門王師不振或勸曼避峻曼曰朝廷破敗吾安所求生勒眾不動為峻所害年五十五峻平追贈太常子賁嗣少知名尚明帝女南郡悼公主除秘書郎早卒弟聃聃字彭祖少不經學時論皆鄙其凡庸先是兖州有八伯之號其後更有四伯大鴻臚陳畱江泉以能食為穀伯豫章太守史疇以大肥為笨伯散騎郎高平張疑以狡妄為猾伯而聃以狼戾為瑣伯蓋擬古之四凶聃初辟元帝丞相府累遷廬陵太守剛克麤暴

恃國戚縱恣尤甚睚眦之嫌輒加刑殺疑郡人簡良等為賊殺二百餘人誅及嬰孩所髡鑱復百餘庾亮執之歸于京都有司奏聃罪當死以景獻皇后是其祖姑應八議成帝詔曰此事古今所無何八議之有猶未忍肆之市朝其賜命獄所兄子賁尚公主自表求解婚詔曰罪不相及古今之令典也聃雖極法於賁何有其特不聽離婚琅邪太妃山氏聃之甥也入殿叩頭請命王導又啓聃罪不容恕宜極重法山太妃憂戚成疾陛下罔極之恩宜蒙生全之宥於是詔下曰太妃惟此一舅發言摧咽乃至吐血情慮深重朕往丁荼毒受太妃撫育之恩同於慈親若不堪難忍之痛以致頓弊朕亦何顏以寄今便原聃生命以慰太妃渭陽之思於是除名頃之遇疾恒見簡良等為祟旬日而死

光逸

詔

八達
避亂渡江

光逸字孟祖樂安人也初為博昌小吏縣令使逸送客冒寒舉體凍濕還遇令不在逸解衣炙之入令被中卧令還大怒將加嚴罰逸曰家貧衣單沾濕無可代若不暫溫勢必凍死奈何惜一被而殺一人乎君子仁愛必不爾也故寢而不疑令奇而釋之後為門亭長迎新令至京師胡母輔之與荀邃共詣令家望見逸謂邃曰彼似奇才便呼上車與談良久果俊器令怪客不入吏白與光逸語令大怒除逸名斥遣之後舉孝廉為州從事棄官投輔之輔之時為太傅越從事中郎薦逸於越越以門寒而不召越後因閑宴責輔之無所舉薦輔之曰前舉光逸公以非世家不召非不舉也越即辟焉書到郡縣皆以為誤審知是逸乃備禮遣之尋以世難避亂渡江復依輔之初至屬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散髮裸程閉室酣飲已累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便於戶

中興建

外脫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叫輔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與飲不捨晝夜時人謂之八達元帝以逸補軍諮祭酒中興建為給事中卒官

史臣曰夫學非常道則物靡不通理有忘言則在情斯遣其進也撫俗同塵不居名利其退也餐和履順以保天真若乃一其本原體無為之用分其華葉開寓言之道是以伯陽垂範鳴謙置式欲崇諸已先下於人猶大樂無聲而蹌鸞斯應者也莊生放達其旨而馳辯無窮棄彼榮華則俯輕爵位懷其道術則顧蔑王公舐痔兼車鳴鳶吞腐以茲自口於焉翫物殊異虛舟有同攘臂嵇阮竹林之會劉畢芳樽之友馳騁莊門排登李室若夫儀天布憲百官從軌經禮之外棄而不存是以帝堯縱許由於埃壚之表光武舍子陵於潺湲之瀨松蘿低舉用以優賢巖水澄華茲焉賜隱臣行

厥志主有嘉名至於嵇康遺巨源之書阮氏創先生之傳軍諮散
髮吏部盜樽豈以世疾名流茲焉自垢臨鍛竈而不廻登廣武而
長歎則琴絕響阮氣徒存通其旁徑必彫風俗名以效官居然
尸素軌之外或有可觀者焉咸能符契情靈各敦終始愴神交
於晚笛一相思而動駕史臣是以拾其遺事附于篇云
贊曰老爰植孔教提衡各存其趣道貴無名相彼非禮遵乎達
生秋水以波春雲斂映旨酒厥德憑虛其性不翫斯風誰虧王政

晉書四

九 列傳第十九

魏川屯同
氏書向制

晉書五十

列傳第二十

曹志

曹志字允恭譙國譙人魏陳思王植之孽子也少好學以才行稱
夷簡有大度兼善騎射植曰此保家主也立以為嗣後改封濟北
王武帝為撫軍將軍迎陳畱王于鄴志夜謁見帝與語自暮達旦
甚奇之及帝受禪降為鄆城縣公詔曰昔在前世雖歷運迭興至
於先代苗裔傳祚不替或列藩九服式序王官選眾命賢惟德是
與蓋至公之道也魏氏諸王公養德藏器壅滯曠久前雖有詔當
須簡授而自頃眾職少缺未得式敘前濟北王曹志履德清純才
高行絜好古博物為魏宗英朕甚嘉之其以志為樂平太守志在
郡上書以為宜尊儒重道請為博士置吏卒遷章武趙郡太守雖

武帝受禪
詔文

魏川屯同
氏書向制

累郡職不以政事為意書則遊獵夜誦詩書以聲色自娛當時見者未能審其量也咸寧初詔曰鄆城公曹志篤行履素達學通識宜在儒林以弘胄子之教其以志為散騎常侍國子博士帝嘗閱六代論問志曰是卿先王所撰邪志對曰先王有手所作目錄請歸尋按還奏曰按錄無此帝曰誰作志曰以臣所聞是臣族父問所作以先王文高名著欲令書傳于後是以假託帝曰古來亦多有是顧謂公卿曰父子證明足以為審自今已後可無復疑後遷祭酒齊王攸將之國下太常議崇錫文物時博士秦秀等以為齊王宜內匡朝政不可之藩志又常恨其父不得志於魏因愴然歎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不得樹本助化而遠出海隅晉朝之隆其殆乎哉乃奏議曰伏聞大司馬齊王當出藩東夏備物盡禮同之二伯今陛下為聖君稷契為賢臣內有魯衛之親外有齊晉

奏議文

之輔坐而守安此萬世之基也古之夾輔王室同姓則周公其人也異姓則太公其人也皆身在內五世反葬後雖有五霸代興桓文諸士下有請隧之僭上有九錫之禮終於謫而不正驗於冕大不弁豈與召公之歌棠棣周詩之詠鴟鴞同日論哉今聖朝創業之始始之不諒後事難工幹植不彊枝葉不茂骨鯁不存皮膚不充自羲皇以來豈是一姓之獨有欲結其心者當有磐石之固夫欲享萬世之利者當與天下議之故天之聰明自我人之聰明秦魏欲獨擅其威而財得沒其身周漢能分其利而親疎為之用此自聖主之深慮日月之所照事雖淺當深謀之言雖輕當重思之志備位儒官若言不及禮是志寇竊知忠不言議所不敢志以為當如博士等議議成當上見其從弟高邑公嘉嘉曰兄議甚切百年之後必書晉史目下將見責邪帝覽議大怒曰曹志尚不明吾

心况四海乎以議者不指答所問橫造異論策免太常鄭默於是
有司奏收志等結罪詔惟免志官以公還第其餘皆付廷尉頃之
志復為散騎常侍遭母憂居喪過禮因此篤病喜怒失常九年卒
太常奏以惡謚崔褒歎曰魏顙不從亂以病為亂故也今謚曹志
而謚其病豈謂其病不為亂乎於是謚為定

庾峻

庾峻字山甫潁川鄆陵人也祖乘才學洽聞漢司徒辟有道徵皆
不就伯父疑中正簡素仕魏為太僕父道廉退貞固養志不仕牛
馬有躡齧者恐傷人不貨於市及諸子貴賜拜太中大夫峻少好
學有才思嘗游京師聞魏散騎常侍蘇林老疾在家往候之林嘗
就乘學見峻流涕良久曰尊祖高才而性退讓慈和汎愛清靜寡
欲不營當世惟修德行而已鄆陵舊五六萬戶聞今裁有數百君

峻為魏高貴鄉里同
答尚書

武帝踐阼

疏文

二父孩抱經亂獨至今日尊伯為當世令器君兄弟復俊茂此尊
祖積德之所由也歷部功曹舉計掾州辟從事太常鄭袤見峻大
奇之舉為博士時重莊老而輕經史峻懼雅道陵遲乃潛心儒典
屬高貴鄉公幸太學問尚書義於峻峻援引師說發明經旨申暢
疑滯對答詳悉遷秘書丞長安有大獄久不決拜峻侍御史往斷
之朝野稱允武帝踐阼賜爵關中侯遷司空長史轉秘書監御史
中丞拜侍中加諫議大夫常侍帝講詩中庶子何劭論風雅正變
之義峻起難往反四坐莫能屈之是時風俗趣競禮讓陵遲峻上
疏曰臣聞黎庶之性人眾而賢寡設官分職則官寡而賢眾為賢
眾而多官則妨化以無官而棄賢則廢道是故聖王之御世也因
人之性或出或處故有朝廷之士又有山林之士朝廷之士佐主
成化猶人之有股肱心膂共為一體也山林之士被褐懷玉太上

棲於丘園高節出於衆庶其次輕爵服遠恥辱以全志最下就列位惟無功而能知止彼其清劬足以抑貪汗退讓足以息鄙事故在朝之士聞其風而悅之將受爵者皆恥躬之不逮斯山林之士避寵之臣所以爲美也先王嘉之節雖離世而德合於主行雖詭朝而功同於政故大者有玉帛之命其次有儿杖之禮以厚德載物出處有地旣廊廟多賢才而野人亦不失爲君子此先王之弘也秦塞斯路利出一官唯有處士之名而無爵列於朝者商君謂之六竭韓非謂之五蠹時不知德惟爵是聞故閭閻以公乘侮其鄉人郎中以上爵傲其父兄漢祖反之大暢斯否任蕭曹以天下重四皓於南山以張良之勳而班在叔孫之後蓋公之賤而曹相諮之以政帝王貴德於上俗亦反本於下故田叔等十人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而未嘗干祿於時以釋之之貴結王生之襪於朝

而其名愈重自非主臣尚德兼愛孰能通天下之志如此其大者乎夫不革百王之弊徒務救世之政文士競智而務入武夫恃力而爭先官高矣而意未滿功報矣其求不已又國無隨才任官之制俗無難進易退之恥位一高雖無功而不見下已負敗而後見用故因前而升則處士之路塞矣又仕者黜陟無章是以普天之下先競而後讓舉世之士有進而無退大人溺於動俗執政撓於羣言衡石爲之失平清濁安可復分昔者先王患向之所以取天下者今之爲弊是故功成必改其物業定必易其教雖以爵祿使下臣無貪陵之行雖以甲兵定功主無窮武之悔也臣愚以爲古者大夫七十懸車今自非元功國老三司上才可聽七十致仕則士無懷祿之嫌矣其父母八十可聽終養則孝莫大於事親矣吏歷試無績依古終身不仕則官無秕政矣能小而不能大可降還

九李峻卒

蒞小則使人以器矣人主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人臣亦量能受爵
矣其有孝如王陽臨九折而去官潔如貢禹冠一免而不著及知
止如王孫知足如疎廣雖去列位而居東野與人父言依於慈與
人子言依於孝此其出言合於國檢危行彰於本朝去勢如脫屣
路人為之隕涕辭寵如金石庸夫為之興行是故先王許之而聖
人貴之夫人之性陵上猶水之趣下也益而不已必決升而不已
必困始於匹夫行義不敦終於皇輿為之敗績固不可不慎也下
人并心進趣上宜以退讓去其甚者退讓不可以刑罰使莫若聽
朝士時時從志山林往往間出無使人者不能復出往者不能復
反然後出處交泰提衡而立時靡有爭天下可得而化矣又疾世
淨華不修名實著論以非之文繁不載九年卒詔賜朝服一具衣
一襲錢三十萬臨終勅子珉朝卒夕殯幅巾布衣葬勿擇日珉奉

遵遺命斂以時服二子珉斂

子珉

懷帝末劉淵

珉遇害

太末

子斂

賦

珉字子琚性淳和好學行已忠恕少歷散騎常侍本國中正侍中
封長岑男懷帝之沒劉元海也珉從在平陽元海大會因使帝行
酒珉不勝悲憤再拜上酒因大號哭賊惡之會有告珉及王儁等
謀應劉琨者元海因圖弑逆珉等並遇害初洛陽之未陷也珉為
侍中直于省內謂同僚許遐曰世路如此禍難將及吾當死乎此
屋耳及是竟不免焉太元末追諡曰貞
斂字子嵩長不滿七尺而腰帶十圍雅有遠韻為陳畱相未嘗以
事嬰心從容酣暢寄通而已處眾人中居然獨立嘗讀老莊曰正
與人意闇同太尉王衍雅重之斂見王室多難終知嬰禍乃著意
賦以豁情衍賈誼之服鳥也其詞曰至理歸于渾一兮榮辱固亦
同貫存亡既已均齊兮正盡死復何歎物咸定於無初兮俟時至

而後驗若四節之素代兮豈當今之得遠且安有壽之與夭兮或
者情橫多戀宗統竟初不別兮大德亡其情願蠢動皆神之爲兮
癡聖惟質所建真人都遣穢累兮性茫蕩而無岸縱驅於遼廓之
庭兮委體乎寂寥之館天地短於朝生兮億代促於始旦顧瞻宇
宙微細兮眇若豪鋒之半飄飄玄曠之域兮深莫暢而靡玩兀與
自然并體兮融液忽而四散從子亮見賦問曰若有意也非賦所
盡若無意也復何所賦答曰在有無之間耳遷吏部郎是時天下
多故機變屢起斂常靜默無爲叅東海王越太傅軍事轉軍諮祭
酒時越府多僂異斂在其中常自神王一作豫州牧長史河南郭
象善老莊時人以爲王弼之亞斂甚知之每曰郭子玄何必減庾
子嵩象後爲太傅主簿任事專勢斂謂象曰卿自是當世大才我
疇昔之意都已盡矣斂有重名爲搢紳所推而聚斂積實談者譏

之都官從事温嶠奏之斂更器嶠目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礪何多
節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時劉輿見任於越人士多爲所構惟斂
縱心事外無迹可間後以其性儉家富說越令就換錢千萬與其
有吝因此可乘越於衆坐中問於斂而斂乃頽然已醉憤墮机上
以頭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有二千萬隨公所取矣輿於是乃服
越甚悅因曰不可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王衍不與斂交斂卿
之不置衍曰君不得爲耳斂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我家
法衍甚奇之石勒之亂與衍俱被害時年五十

郭象

郭象字子玄少有才理好老莊能清言太尉王衍每云聽象語如
懸河瀉水注而不竭州郡辟召不就常閑居以文論自娛後辟司
徒掾稍至黃門侍郎東海王越引爲太傅主簿甚見親委遂任職

當權熏灼内外由是素論去之永嘉末病卒著碑論十二篇先是
註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統向秀於舊註外而為解義妙演
奇致大暢玄風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其義零落
然頗有別本遷流象為人行薄以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為已注
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眾篇或點定文句而
已其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庾純

庾純字謀甫博學有才義為世儒宗郡補主簿仍叅征南府累遷
黃門侍郎封關内侯歷中書令河南尹初純以賈充姦佞與任啟
共舉充西鎮關中充出是不平充嘗宴朝士而純後至充謂曰君
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曰且有小事并事不了是以來後世
言純之先嘗有伍伯者充之先有市魁者充純以此相譏焉充自

純與賈充爭榮末

表

以位隆望重意殊不平及純行酒充不時飲純曰長者為壽何敢
爾乎充曰父老不歸供養將何言也純因發怒曰賈充天下兇兇
由爾一人充曰充輔佐二世蕩平巴蜀有何罪而天下為之兇兇
純曰高貴鄉公何在眾坐因罷充左右欲執純中護軍羊琇侍中
王濟佑之因得出充慙怒上表解職純懼上河南尹關内侯印綬
上表自劾曰司空公賈充請諸卿校并及臣臣不自量飲酒過多
醉亂行酒重酌於公公不肯飲言語往來公遂訶臣父老不歸供
養卿為無天地臣不服罪自引而更忿怒厲聲名公臨時誼譏遂
至荒越禮八十月制誠以衰老之年變難無常也臣不惟生育之
恩求養老父而懷祿貪榮烏鳥之不若充為三公論道興化以教
義責臣是也而以枉錯直居下犯上醉酒迷荒昏亂儀度臣得以
凡才擢授顯任易戒濡首論誨酒困而臣聞義不服過言盈庭黷

慢台司違犯憲度不可以訓請臺免臣官廷尉結罪大鴻臚削爵
土勅身不謹伏須罪誅御史中丞孔恂劾純請免官詔曰先王崇
尊卑之禮明貴賤之序著溫克之德記沈酗之禍所以光宣道化
示人軌儀也昔廣漢陵慢宰相獲犯上之刑灌夫託醉肆忿致誅
斃之罪純以凡才備位卿尹不惟謙敬之節不忌覆車之戒陵上
無禮悖言自口宜加顯黜以肅朝倫遂免純官又以純父老不求
供養使據禮典正其臧否太傅何曾太尉荀顛驃騎將軍齊王攸
議曰凡斷正臧否宜先稽之禮律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
家不從政新令亦如之按純父年八十一兄弟六人三人在家不
廢侍養純不求供養其於禮律未有違也司空公以純備位卿尹
望其有加於人而純荒酒肆其忿怒臣以為純不遠布孝至之行
而近惜常人之失應在譏貶司徒石苞議純榮官忘親惡聞格言

不忠不孝宜除名削爵土司徒西曹掾劉斌議以為敦敘風俗以
人倫為先人倫之教以忠孝為主忠故不忘其君孝故不忘其親
若孝必專心於色養則明君不得而臣忠必不顧其親則父母不
得而子也是以為臣者必以義斷其恩為子也必以情割其義在
朝則從君之命在家則隨父之制然後君父兩濟忠孝各序純兄
峻以父老求歸峻若得歸純無不歸之勢峻不得歸純無得歸之
理純雖自聞同不見聽近遼東太守孫和廣漢太守鄧良皆有老
母良無兄弟授之遠郡辛苦自歸皆不見聽且純近為京尹父在
界內時得自啓定省獨於禮法外處其貶黜斌愚以為非理也禮
年八十一子不從政純有二弟在家不為違禮又今年九十乃聽
悉歸今純父實未九十不為犯令罵辱宰相宜加放斥以明國典
聖恩愷悌示加貶退臣愚無所清議河南功曹史龐札等表曰臣

郡前尹關內侯純醉酒失常戊申詔書既免尹官以老篤老不求
 供養下五府依禮典正其臧否臣謹按三王養老之制八十一子
 不從政九十其家不從政斯誠使人無闕孝養之道為臣不違在
 公之節也先王制禮垂訓莫尚於周當其時也姬公謂周伯禽之
 魯孝子不匱典禮無愆今公府議七十時制八十月制欲以駁奪
 從政之限制削除爵土是為公旦立法還自越之魯侯為子即為罰
 首也石奮期頤四子列郡近大宰獻王諸子亦在藩外古今同符
 忠孝並濟臣聞悔吝之疵君子有之尹性少飲多遂至沈醉尹醒
 聞之悼恨前夫執謙引罪深自奏劾求入重法今公府不原所由
 而謂傲狠是為重罪過醉之言而沒迷復之義也臣聞父子天性
 愛由自然君臣之交出自義合而求忠臣必於孝子是以先王立
 禮敬同於父原始要終齊於所生如此猶患人臣罕能致身今公

府議云禮律雖有常限至於疾病歸養不奪其志如此則為禮禁
 正直而陷入以詐違越王制開其始原尹少履清苦事親色養歷
 職內外公廉無私此陛下之所以屢發明詔而尹之所以仍見擢
 授也尹行已也恭率下也敬先眾後已實是宿心一旦由醉責以
 暴慢按奏狀不忠不孝羣公建議削除爵土此愚臣所以自悲自
 悼拊心泣血也按今父母年過八十聽令其子不給限外職誠以
 得有歸來之緣今尹居在郡內前每表屢蒙定省尹昆弟六人三
 人在家孝養不廢兄侍中峻家之嫡長往比自表求歸供養詔喻
 不聽國體法同兄弟無異而虛責尹不求供養如斯臣懼长假飾
 之名而損忠誠之實也夫禮者所以經國家定社稷也故陶唐之
 隆順考古典周成之美率由舊章伏惟陛下聖德欽明敦禮崇教
 疇諮四嶽以詳典制尹以犯違受黜而所由者醉公以教義是責

而所因者忿積忿以立義由醉以得罪禮律不復為斷文致欲以成法是以愚臣敢冒死亡之誅而恥不伸於盛明之世惟蒙哀察帝復下詔曰自中世以來多為貴重順意賤者生情故令釋之定國得揚名於前世今議責庾純不惟溫克醉酒沈湎此責人以齊聖也疑賈公亦醉終不於百客之中責以不去官供養也大晉依聖人典禮制臣子出處之宜若有八十皆當歸養亦不獨純也古人云由醉之言俾出童叟明不責醉恐失度也所以免純者當為將來之醉戒耳齊王劉掾議當矣復以純為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後將軍荀勗於朝會中奏純以前坐不孝免黜不宜升進侍中甄德進曰孝以顯親為大祿養為榮詔赦純前愆擢為近侍兼掌教官此純名不俟駕之日而後將軍勗敢以私議貶奪公論抗言矯情誣罔朝廷宜加貶黜勗坐免官初勗與純俱為大將軍所辟

子專
東漢書齊表就國案
表文

販整麗車服純率素而已販以為愧恨至是毀純販既免黜純更以此愧之亟往慰勉之時人稱純通恕遷侍中以父憂去官起為御史中丞轉尚書除魏郡太守不之官拜少府年六十四卒子專專字允臧少有清節歷位博士齊王攸之就國也下禮官議崇錫之物專與博士太叔廣劉暉繆蔚郭頤秦秀傅珍等上表諫曰書稱帝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武王光有天下兄弟之國十有六人同姓之國四十人元勳睦親顯以殊禮而魯衛齊晉大啓土宇並受分器所謂惟善所在親疎一也大晉龍興隆唐周之遠跡王室親屬佐命功臣咸受爵土而四海乂安今吳會已平詔大司馬齊王出統方嶽當遂撫其國家將準古典以垂永制昔周之選建明德以左右王室也則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及召芮畢毛諸國皆入居公卿大夫之位明股肱之任重守地之位輕

也未聞古典以三事之重出之國者漢氏諸侯王位尊勢重在丞相三公上其入讚朝政者乃有兼官其出之國亦不復假台司虛名爲隆寵也昔申無宇曰五大不在邊先儒以爲貴寵公子公孫累世正卿也又曰五細不在庭先儒以爲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也不在庭不在朝廷爲政也又曰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之叔向有言公室將卑其枝葉先落公族公室之本而去之諺所謂芘焉而縱尋斧柯者也今使齊王賢邪則不宜以母弟之親尊居魯衛之常職不賢邪不宜大啓土宇表建東海也古禮三公無職坐而論道不聞以方任嬰之惟周室大壞宣王中興四夷交侵救急朝夕然後命名穆公征淮夷故其詩曰徐方不回王曰旋歸宰相不得久在外也今天下已定六合爲家將數延三事與論太平之基而更出之去王城

二千里違舊章矣粵草議先以呈父純純不禁太常鄭默博士祭酒曹志並過其事武帝以博士不答所問答所不問大怒事下有司尚書朱整褚若等奏粵等侵官離局迷罔朝廷崇飾惡言假託無諱請收粵等八人付廷尉科罪粵父純詣廷尉自首粵以議草見示愚淺聽之詔免純罪廷尉劉頌又奏粵等大不敬棄市論求平議尚書又奏請報聽廷尉行刑尚書夏侯駿謂朱整曰國家乃欲誅諫臣官立八座正爲此時卿可共駁正之整不從駿怒起曰非所望也乃獨爲駁議左僕射魏舒右僕射下邳王晃等從駿議奏畱中七日乃詔曰粵等備爲儒官不念奉憲制不指答所問敢肆其誣罔之言以干亂視聽而粵是議主應爲戮首但粵及家人並自首大信不可奪秦秀傳珍前者虛妄幸而得免復不以爲懼當加罪戮以彰凶慝猶復不忍皆巧其死命秀珍粵等並除名

數歲復起為散騎侍郎終于國子祭酒

秦秀

秦秀字玄良新興雲中人也父朗魏驍騎將軍秀少敦學行以忠直知名咸寧中為博士何曾卒下禮官議謚秀議曰故太宰何曾雖階世族之胤而少以高亮嚴肅顯登王朝事親有色養之名在官奏科尹模此二者實得臣子事上之槩然資性驕奢不循軌則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一作民具爾瞻言其德行高峻動必以禮耳丘明有言儉德之恭侈惡之大也大晉受命勞謙隱約曾受寵二代顯赫累世暨乎耳順之年身兼三公之命食大國之租荷保傅之貴執司徒之均二子皆金貂卿校列于帝側方之古人責深負重雖舉門盡死猶不稱位而乃驕奢過度名被九城行不履道而享位非常以古義言之非惟失輔相之宜違斷金

之利也穢皇代之美壞人倫之教生天下之醜示後生之傲莫大於此自近世以來宰臣輔相未有受垢辱之聲被有司之劾父子塵累而蒙恩貸若曾者也周公弔二季之陵遲哀大教之不行於是作謚以紀其終曾參奉之啓手歸全易簣而沒蓋明慎終死而後已齊之史氏亂世陪臣耳猶書君賊累死不懲况於皇代守典之官敢畏強盛而不盡禮管子有言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宰相大臣人之表儀若生極其情死又無貶是則帝室無正刑也王公貴人復何畏哉所謂四維復何寄乎謹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怙亂肆行曰醜曾之行已皆與此用宜謚繆醜公時雖不同秀議而聞者懼焉秀性忌讒佞疾之如讐素輕鄙賈充及伐吳之役聞其為大都督謂所親者曰充文按小才乃居伐國大任吾將哭以送師或止秀曰昔蹇叔知秦軍必敗故哭送其子

秀議何曾謚咸寧中議文

秀議賈充謚

議文

耳今吳君無道國有自亡之形羣率踐境將不戰而潰子之哭也
既為不智乃不赦之罪於是乃止及孫皓降于王濬充未知之方
以吳未可平抗表請班師充表與告捷同至朝野以充位居人上
智出人下僉以秀為知言及充薨秀議曰充舍宗族弗授而以異
姓為後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鄧養外孫莒公子為後春秋書莒
人滅鄆聖人豈不知外孫親邪但以義推之則無父子耳又按詔
書自非功如太宰始封後如太宰所取必已自出如太宰不得以
為比然則以外孫為後自非元功顯德不之得也天子之禮蓋可
然乎絕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禍門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謚荒
公不從王濬有平吳之勳而為王渾所譖毀帝雖不從無明賞罰
以濬為輔國大將軍天下咸為之怨秀乃上言曰自大晉啓祚輔
國之號率以舊恩此為王濬無功之時受九列之顯位立功之後

秀析王渾王濬爭吳功

王濬文

更得寵人之辱號也四海視之孰不失望蜀小吳大平蜀之後一
將皆就加三事今濬還而降等天下安得不惑乎吳之未亡也雖
以三祖之神武猶躬受其屈以孫皓之虛名足以驚動諸夏每一
小出雖聖心知其垂亡然中國輒懷惶怖當爾時有借天子百萬
之眾平而有之與國家結兄弟之交臣恐朝野實皆甘之耳今濬
舉蜀漢之卒數旬而平吳雖舉吳人之財寶以與之本非已分有
焉而據與計校乎後與劉暉等同議齊王攸事忤旨除名尋復起
為博士秀性婞直與物多忤為博士前後垂二十年卒於官
史臣曰齊獻王以明德茂親經邦論道允釐庶績式敘彝倫武帝
納姦諂之邪謀懷終始之遠慮遂乃君茲青土作牧東藩遠邇驚
嗟朝野失望曹志等服膺教義方軌儒門蹇蹇匪躬悽悽體國故
能抗言鳳闕忤犯龍鱗身雖斃屈道亦弘矣庾氏世載清德見稱

於世汝穎之多奇士斯焉取斯謀甫素疾佞邪而發因醉飽投鼠
忌器豈易由言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子玄假譽攘善將非盜乎
贊曰魏氏維城濟北知名穎川多士峻亦飛英長岑狗義祭酒遺
榮謀甫三爵酌營斯作象既攘善秀惟瘴惡專獻嘉謀幾趨鼎鑊

三石印

此書之序... 魏氏維城... 穎川多士... 峻亦飛英... 長岑狗義... 祭酒遺榮... 謀甫三爵... 酌營斯作... 象既攘善... 秀惟瘴惡... 專獻嘉謀... 幾趨鼎鑊

